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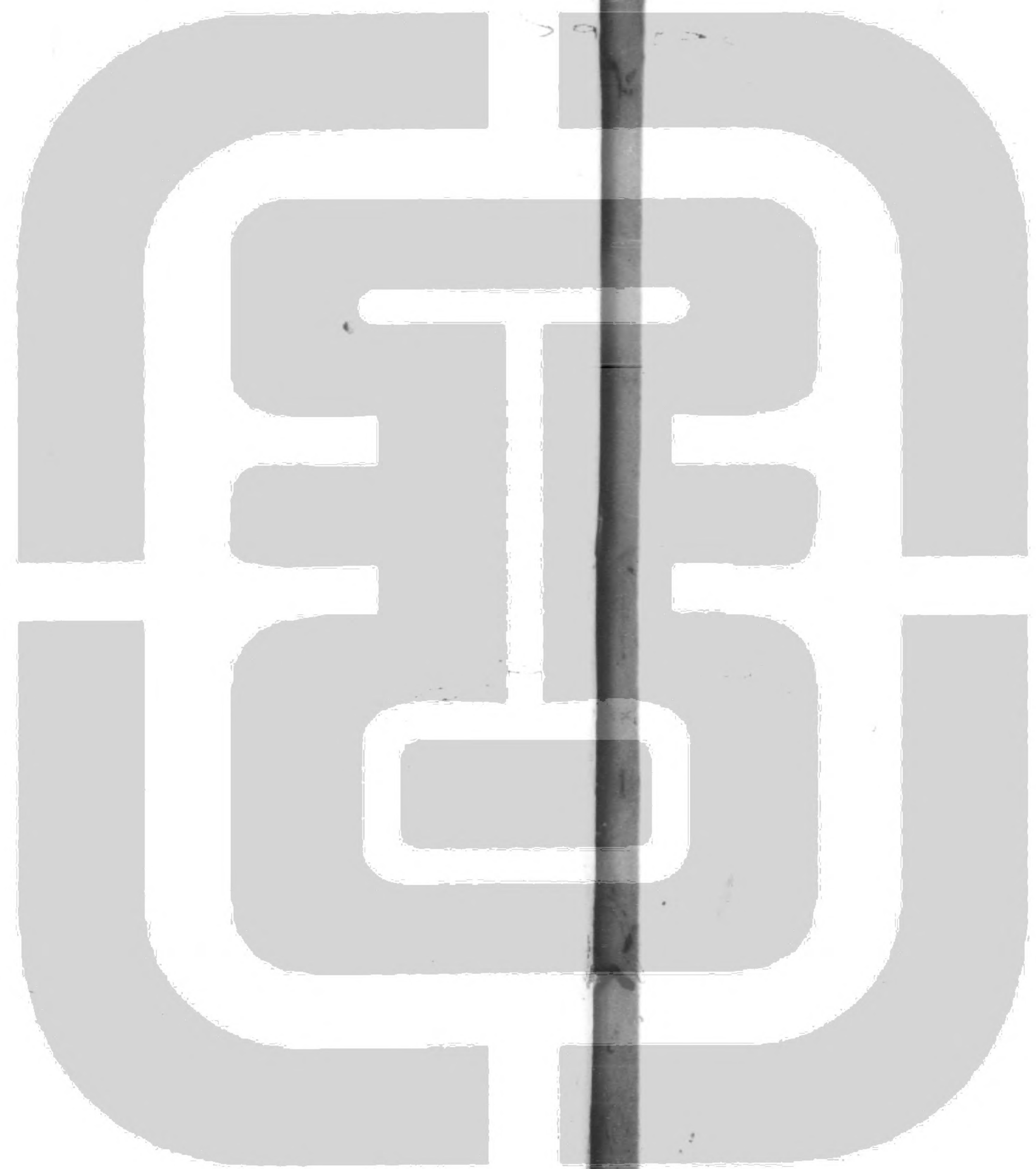
海

成

海

16





公固  
三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六

梅嘉林堯叟唐翁

魯成公一

石印圖書館藏

公名黑肱宣公子  
法安民立政曰成  
謚

周

定王十七年崩子簡王立  
襄公十五年魯成公四年襄公卒

鄭

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文公二十一年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  
公固立成十五年魯成公卒子平公成止



晉

景公繼霸十年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

衛

州蒲以為君代鄭是為厲公是年景公卒

蔡

景公二年

曹

宣公五年魯成公十三年

滕

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陳

九年公卒成公原立

杞

桓公四年

薛

詳見信

宮

魯成公十四年見宮子朱卒一名渠

邾

定公二十四年魯成公

許

靈公二年魯成公

小邾

詳見信

楚

共王元年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

秦

桓公十五年魯成公

于鄢陵

楚殺子反

于中目

楚殺子反

于中目

楚殺子反

于中目

楚殺子反



**吳** 即魯成公七年吳伐郟始見經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 **辛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傳無 ○無冰 十二月而無冰 書之

溫冬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 丘六十四井 出戎馬一匹 牛三頭 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 出長轂一乘 戎馬四匹 牛十二頭 甲士三十人 步卒七十二人 此甸所賦今魯 ○夏臧孫許及晉使立出之 譏重欲故書

侯盟于赤棘 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

別種也 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書 ○冬十月

**傳**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取嘉即年晉侯使瑕嘉處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周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周

平戎 如晉謝晉為劉康公徼戎 劉康公即

其無備 戎子還欲要將遂伐之 將遂以叔

服曰 叔史服周 背盟而欺大國 新與我盟而

大國為平戎而背之 是欺此必敗 必敗背盟

晉為平戎而背之 是欺此必敗 必敗背盟

大國為平戎而背之 是欺此必敗 必敗背盟

大國為平戎而背之 是欺此必敗 必敗背盟



罪盟則得不祥之所為神欺大國欺大國則得罪於人

不義之所為義神人弗助神與人皆將何以

勝將何以勝我而不聽服之言遂伐茅戎康

公遂以師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

戎之也○為齊難故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

患難去聲○為去作立甲見經○聞齊將

出楚師魯聞齊將出夏盟于赤棘與晉盟

故○秋王人來告敗釋經所以至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宣叔臧武仲父

脩賦車馬治完城郭具守備具戰守之先

曰齊楚結好言齊楚二國新結我新與晉

盟赤棘晉楚爭盟爭為盟主齊師必至既齊

黨楚必雖晉人伐齊雖晉為楚必救之必楚

以結好之是齊楚同我也是齊楚共知難

而有備而知患難之來乃可以逞逞解也乃

難為二年齊師伐我傳



經二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

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新築衛地

大夫帥師於是始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鞏齊地

百里○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

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

矣○鞏音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

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表婁去齊五十

里○楚屈完來

盟于師齊桓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後禮於

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後盟

于表婁不禮於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

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鞏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

侯速卒定公卒子○取汶陽田取之賂也晉

書取不言故○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自屈完

氏族而書公○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左傳

卷五



蜀杜云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北

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項公之嬖幸人

頃音龍人囚之囚盧蒲齊侯曰勿殺齊頃

其嬖人故謂吾與而盟汝為盟也我與無入

而封入而汝也無以師弗聽龍其人言殺而膊

諸城上膊磔也龍人殺盧蒲就魁齊侯親

鼓士齊頃公怒故親士陵城三日陵城三日陵龍邑之日

取龍攻而遂南侵及巢丘遂南侵魯及巢

巢丘不書○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

禽將侵齊衛穆公使四子侵齊未至齊境

石稷石磻四世孫甯相甯與齊師遇齊伐

俞子○相去聲向舒亮反與齊師遇孫良

於衛地遇石子欲還以師反孫子曰夫孫良

不可言不可以師伐人師本欲以齊遇其師而

還師反遇齊將謂君何言將何以若知不能

能若知不能齊則如無出師出代齊今既遇矣既



遇齊不如戰也與齊戰遂夏有開文失新石

成子曰即石師敗矣言衛師子不少須謂子

孫良夫時衛師已敗孫良夫復欲衆懼盡

戰故石成子欲使其少待救至衆懼盡

衛衆恐盡子喪師徒若喪敗衛國師何

以復命於何以復命皆不對孫子皆又曰石

又子國卿也言良夫乃隕子辱矣隕見禽

言良夫見獲則子以衆退其良夫自以我此

爲止於此乃止石子乃止且告車來甚衆

新築人救孫良夫故車齊師乃止齊師

乃止不次于鞠居齊師次合于衛鞠居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夫孫桓子新築大

桓子是以免於齊師是以難既事也衛人

賞之以邑賞衛人論救桓子之功辭于奚請

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之樂宮縣四面諸

玄繁纓以朝繁纓馬飾也此皆諸侯之制

音許之許仲丘聞之後其事曰惜也其

潮音許之許仲丘聞之後其事曰惜也其



禮可 不如多與之邑邑不如增多其唯器與

名與此車服之器 不可以假人假借於人

君之所司也此器與名乃主人名以出信位

不愆然後為民所信 信以守器動不失信

故曰信之所自出 信以守器然後車服

之所保故曰器 器以藏禮車服之器所以表

以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義以生利

藏禮以行義宜故義之所利以平民

利者義之和也利以平民故利所以平財

故義所以生利也政之大節也此六者為政若以假人器若名

政之大節也此六者為政若以假人器若名

假借與人政也是以與他人之政政亡無國既

則國家從之而滅亡 弗可止也已救弗可止

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孫良夫自新不入

不肯遂如晉乞師取敗故遂事如齊 ○臧宣

叔亦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皆主卻獻

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笑 晉侯許

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卻子曰即卻

此城濮之賦也賦七兵百乘在信二十八年有



先君之明見有先君之明文公與先大夫之肅與

大夫之先軫軫輩故捷故城濮之戰克於先大

夫克獻子名言已無能為役不中為請八

百乘請增七千五百人為許之許之公郤

克將中軍將去聲○士燮佐上軍燮即范

荀爽藥書將下軍朔代趙韓厥為司馬韓萬玄

司馬以救魯衛衛以救魯臧宣叔逆晉師臧宣

往師先歸故且道之師且為晉季文子帥師會

之季文子帥師及衛地衛地至韓獻子將斬

人韓獻子帥師郤獻子馳將救之郤克

而往將止之至則既斬之矣及至則韓厥

使速以徇速以徇于軍告其僕乃告曰吾

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師從齊師于莘

莘齊地莘齊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于晉

又音磨笄音基靡如字齊侯使請戰齊頃公使

師晉師晉白子以君師晉郤克以師辱於敝邑謙言



於地不腆敵賦不厚敵邑賦詰朝請見朝詰  
之土也言平且請以軍禮對曰晉與  
相見也詰起吉反音現對曰晉與  
魯衛言晉與魯兄弟也故言兄弟也來告  
曰魯衛來大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齊  
人朝夕釋憾於寡君不忍衛變伐之慘使  
群臣請於大國使羣將帥為魯無令與師  
與衆也無令晉之淹於君地淹於齊也留能  
進不能退言晉師能進君無所辱命自欲戰

齊君請齊侯曰大夫之許言郤克戰寡人之  
戰之命願也此我之所若其不許許我戰亦將見  
也我亦將偏齊高固入晉師高固齊卿宣  
者入晉戰桀石以投人桀擗也擗石禽之既  
師挑戰禽獲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棄已車繫  
桑本焉將至齊壘乃以桑以徇齊壘徇於  
壘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  
○賈音古癸酉師陳于鞌四國之師皆陳于鞌郟



夏御齊侯御我車。逢丑父為右為齊侯

晉解張御卻克御我車。鄭立緩為右為

克車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齊頃

我且翦滅此輩而後不介馬而馳之被甲

而師馳卻克傷於矢流晉卻克為流血及履血

至其足未絕鼓音克中軍將自執旗鼓故卻

曰余病矣其矣欲退我病張侯曰即解自始

合自初而矢貫余手及肘解張凡余折以

御我折其矢左輪朱般朱血色血色又則

謂赤黑為般色言血多汗至車豈敢言病

豈敢言病御吾子忍之言卻克之緩曰即鄭

自始合自初苟有險苟至余必下推車我

下車助推過險音吹又退平聲下同子豈識之言卻克下推

然子病矣然病矣則張侯曰師之耳目

言三軍在吾旗鼓之在吾將軍進退從之三

皆視我以此車一人殿之殿鎮也此我車

為進退



顛可以集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何

去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何

身之以病敗君之大事也而敗晉君戰擐甲

執兵擐貫也固即死也死敵也

病未及死今雖病尚死吾子勉之力備與齊

戰左并轡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右援抱

而鼓抱鼓也右手援鼓槌而擊鼓馬逸

不能止戎馬奔逸師從之晉師從郤齊師

敗績大崩曰逐之齊師逐三周華不注華不注

名繞華不注之山三韓厥夢子輿謂已

子輿謂韓厥曰且辟左右言且避車左右

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代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韓

厥以夢故中御而郄夏曰齊侯射其御者

郄夏以御者居中以韓厥君子也言其

也公曰齊侯謂之君子而射之既謂之君

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我射其左乃射韓厥

越于車下車左下隊射其右復射韓厥斃于

之復射韓厥斃于



車中于車中死其母張綦母張喪車其母張晉大夫

音其母音從韓厥乃從韓曰請寓乘言寄

乘車去聲從左右左而載從皆肘之以左

其死不欲使之使立於後已之後韓厥俛定

其右俛也故射音勉逢丑父與公

易位逢丑父為車右見事將及華泉將至

華去聲驂結於木而止齊侯之馬結於

音結丑父寢於轡中於其中○轡音棧蛇

出於其下有蛇出於以肱擊之丑父以手

傷而匿之而為蛇傷其肱故不能推車而及

丑父為晉師所不能推韓厥執繫馬前繫馬

韓厥執繫於齊侯之再拜誓首再拜稽首

也盡敬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使

群臣為魯衛請言晉君使羣臣為魯曰無

令輿師言無令晉師之陷入君地君陷入地

辭皆謙下臣不幸下臣自稱屬當戎行正當戎



列○屬音抗無所逃隱無所逃道且懼奔辟

且懼○至辟音避而忝兩君君忝厚也懼辱晉

臣辱戎士臣辱為從敢告不敏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言俱還自齊之官承其空乏皆韓

謙敬自處臣僕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丑時

泉取為齊侯飲故詐使公下車往華鄭周父

御佐車鄭周父為齊宛後為右為副車右

載齊侯以免載齊侯以難韓厥獻丑父

韓厥執丑父郤獻子將戮之郤克將以呼

曰言丑父呼去聲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自今之君當任患難者有一於此僅有我

君任將為戮乎乃以為罪郤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言丑父不以一死為難我戮

之殺若不祥神所佑赦之父勿殺丑以勸

事君者以勸後之乃免之乃免丑齊侯免

齊侯既載求丑父丑父救三入三出丑故



三入晉師而每出齊師以帥退齊師大敗

故齊侯輕出者其入于狄卒狄卒者狄人從

卒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楯音盾冒之

以入于衛師狄畏齊之強不敢害齊侯皆

師衛師免之衛亦畏齊強不敢遂自徐闞

入齊侯遂自徐闞齊侯見保者齊侯所過城

者曰勉之皆勉其力齊師敗矣言齊師不可不

守辟女子齊侯單還女子不避故女子曰

問曰君免乎言齊君曰免矣曰免矣君免矣曰免矣

司徒免乎女子又問司徒執兵者曰免矣

答言司曰苟君與吾父免矣齊師雖敗

苟免矣與可若何言復如何乃奔乃走而

齊侯以為有禮齊項公以其先禮既而問

之既而問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

子之石郭音與之石郭之加到反晉師從

齊師逐齊師乘勝入自立興取道自齊立擊



馬陞擊齊擊齊之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獻玉

磬與地得蓋齊人使國佐獻玉師以紀獻玉

○噤與魯衛之侵地不可若晉師和則聽客

之所為晉人之所欲聽從賓媚人致賂國

致齊侯之晉人不可不許和曰必以蕭同

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之外祖欲

克難下言齊君之毋故遠稱必以蕭而使

齊之封內封疆內盡東其畝出壟畝皆

對曰國佐蕭同叔子非他言蕭同叔之寡

君之母也乃齊頃公若以匹敵匹敵言齊

則亦晉君之母也則齊君之母亦晉君

子布大命於諸侯吾子宣布大命而曰必

質其母以為信乃曰必以齊君之母其若

王命何質先王以孝治天下命且是以不孝

令也且是以不孝之詩曰既醉詩孝子不

匱孝子之心永錫爾類其同類皆為孝也

言正十六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若以不孝於諸侯不孝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錫其無乃不孝德先王疆

理天下先王之天下疆物土之宜播植之宜

而布其利而宣布其利故詩曰南山雅信我

疆我理疆我之土地南東其畝或南

或東其畝皆順今吾子疆理諸侯疆今吾子

治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乃曰齊之境

而西行唯吾子戎車是利惟晉伐齊之兵車

無顧土宜不顧齊人之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其無乃非先王之命及先王則不

義順先王為義則何以為盟主何以為盟主

其晉實有闕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武

謂之五伯之霸也夏商周勤而撫之雖不能

五伯之勤而撫之雖不能

桓晉之勤而撫之雖不能

成以勤而撫之雖不能

力以勤而撫之雖不能







亦云從亦云從況其不幸而况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聽之命不惟晉魯衛諫諫魯衛乃同曰齊疾我矣言齊人疾其死亡者其死亡者其戰敗而皆親暱也皆齊君親戚子若不許許其不和離我必甚則與我為仇唯子則又何求唯子則何求更欲何求更欲何求子得其國寶謂晉得齊之勸磬我亦得地我亦得地亦得地亦得地而紓於難紓音舒難去聲其榮多矣言晉與魯衛之齊晉亦唯天所授

齊晉戰勝亦惟齊晉戰勝亦惟豈必晉豈必晉晉人許之晉從魯衛之謀對曰對齊群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言以為魯衛請命於齊焉苟有以藉口藉薦也苟有所得而復於寡君而歸復命君之惠也此齊君之恩惠也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會鄭自師逆公會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谷梁傳爰婁去齊五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汶賜之田本魯地為齊所公會晉師于上

鄭不書史闕公會晉師賜三帥先路三命

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樂書已嘗受王先路

之物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

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炭

以一命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始變古制

葬用蜃炭而用之燒始為炭益車馬車復益

而埋始用殉始殉音人殉葬重器備也器備

葬器甲兵之樽有四阿也此王葬禮棺有

翰檜翰如字又音韓檜古外反又會君子

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華元樂舉皆宋

不能盡為臣凡為治煩去惑者也煩去君之

之惑也

是以伏死而爭義以有代節死今二

子者舉今華元樂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

不諫死又益其侈謂厚葬用殉是棄君

於惡也是棄其君何臣之為人言何用此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後弔焉晉卻克

書自衛因往弔焉哭於大門之外未復命故

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設喪於門外婦人哭於門

內喪位婦人哭於堂送亦如之送客禮

至遂常以葬此至葬行○楚之討陳夏氏也

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楚莊王慕夏

納之申公巫臣曰楚諸縣尹皆僭稱公巫不

可言不可君召諸侯楚莊王召陳以討罪

也以計微舒今納夏姬於嬪御貪其色

也是貪夏姬貪色為淫則貪慕女色淫為大

罰淫亂為先周書曰誥康明德昭明其

慎罰謹慎其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用此

業明德註見上務崇之之謂也務尊崇其慎

罰註見上務去之之謂也刑罰去其若興諸

侯若興諸侯以取大罰以取淫亂非慎之

也非先王之意慎君其圖之心而畜度之王



乃止莊王之言乃從止巫子反欲取之欲取復巫

巫臣曰諫子反是不祥人也怪言不祥之人

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字夏姬之殺御叔

御亦早死之弒靈侯陳靈公淫于夏戮夏

南夏南即夏姬子微寄出孔儀孔寧儀行

姬宣十年喪陳國陳以夏姬之亂宣十

何不祥如是是復何之不祥如人生實難有生之

難保為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

多美婦人天下美婦人如何何必是此何必取

人之子反乃止之言亦從巫臣王以予連尹

襄老莊王乃以襄老者賜與楚之襄老死於

邲宣十二年戰于邲知不獲其尸載其尸

以歸故楚其子黑要烝焉襄老之子黑要

要平聲烝巫臣使道焉巫臣乃使人曰歸

使夏姬吾聘女言吾將就鄭聘又使自鄭

召之自鄭來召使人詐曰尸可得也言其夫

足利本十二卷十一

五十一

二十一



得也可也必來逆之今夏姬必姬以告王夏姬  
事告于王問諸屈巫屈巫即巫臣莊王以  
楚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即巫臣莊王以  
居勿對曰巫臣其信其事知瑩之父戰楚  
反囚知瑩故言知瑩於耕反成公之嬖也成  
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即荀  
幸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即荀  
林父荀首而善鄭皇戌與鄭  
季弟荀首而善鄭皇戌與鄭  
皇戌荀首其愛此子愛知其必因鄭荀首欲得  
相善荀首其愛此子愛知其必因鄭荀首欲得  
因鄭荀首而歸王子王子與襄  
皇戌荀首而歸王子王子與襄

老之尸見上以求之尸以穀與襄老之鄭  
人懼於邲之後鄭人而欲求婚於  
晉而欲因荀首以其必許之其必許荀首  
楚王遣夏姬歸莊王乃遣將行夏姬將謂  
送者謂送者曰不得尸言若不得尸吾不反  
矣吾不歸巫臣聘諸鄭巫臣乃聘鄭伯許  
之許成及共王即位在元年將為陽橋  
之楚代魯至陽使屈巫聘于齊使巫臣

左傳

卷二十一



聘于且告師期且告齊期日出巫臣盡室以

行巫臣因出聘盡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

時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申叔遇之於塗

曰異哉動之巫臣舉夫子有三軍之懼臣言往

告三軍師之懼是有而又有桑中之喜言巫臣將

有桑中之喜桑中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將宜

衛詩淇奔之篇名及鄭巫臣使介反幣也介副

奔亡國者也及鄭巫臣使介反幣也介副

副之幣反聘而以夏姬行姬遂取行將奔齊

將以夏齊齊師新敗齊師新敗于寧曰吾不處不勝

之國巫臣言我不處遂奔晉遂奔晉國而因郤

至至族子郤克以臣於晉巫臣因之晉人使為

邢大夫邢晉邑晉人使子反請以重幣錮

之子反請於共王欲以重幣賂晉王曰止

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言巫臣之自為

則有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言巫臣之為

納夏姬以貪女色則忠盡忠社稷之固也

為忠謀為去聲忠盡忠社稷之固也



社稷所由也所蓋多矣言巫臣諫君之忠足

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且巫臣之忠謀若

重幣雖以重幣晉將可乎許我乎若無益

於晉若巫臣之謀晉將棄之晉將自用棄何

勞錮焉又何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齊而師勝范文子後入范文子即

師而武子曰武子之父無為吾望爾也乎

言文子後入獨不對曰師有功范文子言

大國入喜以逆之晉國之人喜其先入

必屬耳目焉國人之必屬耳目於我是

代帥受名也是我代元帥之功故不敢

武子曰吾知免矣武子喜曰吾知免於禍

益已禍卻伯見卻克見於晉君公曰晉景公

子之力也夫言一戰勝齊對曰卻克君之

訓也歸功於君言二三子之力也將帥言

士變藥書臣何力之有焉非已之力范叔



見亦見於晉文子勞之如郤伯景公勞之

辭勞對曰范文庚所命也時不出范文

子以上讓言庚所命克之制也命之制

何力之有焉非已之力藥伯見藥伯即藥

君亦如對曰藥書藥之詔

也詔告也藥書下軍帥故推士用命也將

各用上命書何力之有焉藥書自言非已

所以有功書何力之有焉功傳言晉將

以能勝齊所宣公使求好于楚魯宣公末

楚乞師伐齊莊王卒宣公薨魯宣不

克作好魯與楚君皆死公即位及成公受

盟于晉元年會晉伐齊即今年衛人不

行使于楚聘楚而使去聲而亦受盟于晉

衛亦受從於伐齊之役於鞏故楚令尹子重

為陽橋楚侵魯乃陽橋之役以救齊

將起師楚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

王即位至是二年蓋年十群臣不如先大

二三矣故子重以為君弱



夫先言楚之諸臣不師衆而後可兵然後

濟詩曰文王詩濟濟多士言文王之朝賢

盛聲○濟文王以寧文王得賢為輔夫文王

猶用衆夫文王之聖猶况吾儕乎况我儕

王甚遠可乎且先君莊王屬之且楚莊王

恃眾以安乎且先君莊王屬之且楚莊王

羣臣之辭有曰無德以及遠方言君無明

之國諸侯莫如惠恤其民撫恤其民而善用

之以善諸侯乃大戶戶口已責責棄連逮

卒盡行王官親衛之卒彭名御戎王卒盡

亦行我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既無使

當許二君攝二君弱皆強冠之皆強冠之

欲使攝戎車左右故強冠音貫冬楚師侵衛

使若成人強上聲冠音貫冬楚師侵衛

衛齊故遂侵我我齊會晉師于蜀楚師軍使

臧孫往臧孫即臧宣叔魯辭辭行曰楚遠

而父言楚道遠固將退矣固將退矣退師自無功而

三十六

三十六



受名言奉使無功而臣不敢此名蓋虛受

孫不請以欲使楚而楚侵及陽橋孟孫即孟獻子以執斲

也行角反執斲鐵鐵之林反也織紅布者經織

子公衡為質於以請盟以請受楚人許平

楚人為質於以請盟以請受楚人許平

魯為平許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

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

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

夫不書其名非卿不書經皆匱盟也匱

匱之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於是晉而

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見上蔡侯許男不書

不書蔡乘楚車也乘楚王戎車謂之失位

謂之失位諸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位

位也言諸侯不可蔡許之君蔡許一失

其位為楚左不得列於諸侯諸侯不得復班

其位為楚左不得列於諸侯諸侯不得復班



足利本已上有以字  
永懷堂同

况其下乎况不其下之知大夫詩曰

不解于位之不解于位之

也解息也故能為民之其是之謂矣言蔡詩

位所以不能○楚師及宋而歸至宋地公

衡逃歸至此衡為質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

年之不宴於楚數年之衡言公衡不忍為質

以棄魯國逃楚而歸是國將如之何將如

何之事誰居居辭也猶言誰後之人必有任

是夫言後之人必有當其國棄矣魯國

衡父忍是行也蜀之晉辟楚晉避楚不敢

音畏其眾也之畏楚也君子曰眾之不可已

也言眾之不可已大夫為政公為政猶以眾

克猶以楚師之功况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况何

英以明之君而得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大誓

也億萬為兆商十人同者周武王有

而同眾也商以眾離而○晉侯使

五十一

二十一



鞏朔獻齊捷于周戰鞏敗齊故王弗見定周

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公辭謝晉使單襄曰蠻

夷戎狄南蠻東夷不式王命不用天命淫酒

毀常淫于色酒于酒毀壤王命伐之於伯

奉王命而則有獻捷則有獻捷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天子親受其捷而所以懲不敬所以懲不敬

夷狄之勸勞之勸有功也勸有功也兄弟甥舅親

舅同姓諸侯甥侵敗王略經略法度之王命

伐之而方伯奉王命告事而已告成事於不

獻其功不以功獲俘所以敬親暱所以敬

暱愛禁淫慝也邪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

于齊言叔父謂同姓諸侯日叔父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今晉不使命卿鎮安撫天子

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言晉所使來鎮撫

子而鞏伯實來鞏伯夫實來未有職司

於王室名位卑微未又奸先王之禮犯先奸

左下

三十一



捷○之奸禮音來獻齊余雖欲於鞏伯余雖欲於鞏伯

其敢廢舊典先其何敢廢棄以忝叔父厚於

晉夫齊為夫齊之甥舅之國也婚故曰甥舅為

國而大師之後也故曰大師之後也

秦寧不亦淫從其欲從言齊豈不亦以淫亂

縱以怒叔父於以取怒抑豈不可諫誨抑豈

至諫止而教誨之乃士莊伯不能對即士莊伯

無辭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

王使鞏朔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

之禮鞏朔以侯伯克敵使降於卿禮一

等鞏朔晉大夫故王以鞏伯宴鞏朔復與

之私而私賄之私以好賄之使相告之使相禮

朔○相曰非禮也言此宴賄皆正也勿籍籍書

勿書此以為禮典傳言周

畏晉之強故慰藉鞏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七

梅堯林堯叟唐翁

魯成公二

經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

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

神主新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

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始書大夫將○公至自晉

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田之邑○大雩

無傳以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齊音臯○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聘而遂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狄鄭

之於始○鄭伐許狄鄭

卒伯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晉于鄭盟十四

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

國無左社矣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五經書次于伯牛伯牛鄭地

討邲之敗也邲在宣遂東侵鄭晉潛軍入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之子使東鄙覆

諸鄆鄆鄭地覆伏兵也公子偃使鄭東鄙

又去晉萬敗諸丘輿立輿鄭地皇戌如

楚獻捷捷獻于楚○夏公如晉拜汶陽之

田前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許



從楚而鄭子良伐許子良去疾即公○晉人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戰至是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知瑩至是晉戰楚獲晉之於楚於是荀首佐中

軍矣荀首知瑩之為父也佐其子晉故楚人許之

知瑩楚人許歸王送知瑩楚王親曰子其

怨我乎之問知瑩歸晉當以楚對曰共王

二國治戎國晉治兵臣不才臣無指言不勝

其任不能勝晉君之以為俘誠割左耳也

所言為楚之執事不以釁鼓楚之執事不以其血

釁塗使歸即戮使歸於晉君之惠也此楚君

也臣實不才能以至於此又誰敢怨歸又敢

於誰人言王曰共王然則德我乎然則知

無所怨也王曰共王然則德我乎然則知

歸好為恩德乎對曰又荅二國圖其社稷

其安社稷之謀而求紓其民而紓其

寄各懲其忿忿疾之心以相宥也宥而釋



其兩釋纍囚楚釋晉囚以成其好國之成和

好下○同好去二國有好好二國有和臣不與及

言二國本不為已其誰敢德誰又敢歸德於

也德王曰子歸子若歸晉何以報我何效報

於對曰臣不任受怨怨楚之名○任音壬

下君亦不任受德楚君亦不當無怨無德

我既無怨不知所報既不思報怨又不思

王曰雖然如此必告不穀言不穀諸侯謙稱

事之對曰以君之靈楚君之言若以纍臣得歸

骨於晉纍臣知歸寡君之以為

戮若晉君我其死且不朽則此身雖死而

若從君惠而免之惠而免於戮以賜

君之外臣首首荀首知靈之父也稱於異

賜也其首其請於寡君荀首又而以戮於

宗得請而以亦死且不朽則此身雖死

終不獲命許若君不而使嗣宗職而使



知鬻嗣祖宗之戰位次及於事晉國之政事而帥

偏師者不取言全軍以脩封疆晉國疆

雖遇執事雖遇楚其弗敢違其不敢

避其竭力致死當竭忠力致死無有二心

不敢有攜以盡臣禮事君之禮所以報也

所以報楚之王曰晉未可與爭共王聞知

直不撓知晉有臣重為之禮而歸之敬重知

加禮貌而秋叔孫僑如圍棘僑如得取汶

陽之田在前棘不服邑不肯服魯故圍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魯如經

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

之故討齊齊如潰上曰潰其失民也上失民

○冬十一月晉

侯使荀庚來聘荀庚林且尋盟尋元年赤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良夫孫林且尋盟尋

七年來公問諸臧宣叔魯成公問禮曰中

宣叔

禮



行伯之於晉也中行伯即荀庚以為荀林父

謂中伯其位在三位晉下故孫子之於衛也

孫子即位為上卿第一將誰先疑晉衛二

先對曰藏宣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之上卿當大國一等之中當其下次國之中

中卿降大國一等之中當其下次國之中

一卿亦降下當其上下大夫國之上下卿當大

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降二等大國中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中卿當下當其下大

夫小國之下卿當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卿其上下

卿相當古之制也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伯衛

在晉視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

猶為晉為盟主晉為諸其將先之計等則

小國上卿與晉大國之下卿名丙午盟晉及

位正敵以盟主故先晉可也禮小光

荀庚丁未盟衛良及夫盟禮也後之禮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二為六軍僭王也萬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



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  
佐之荀躒為新下軍趙游佐之晉舊自有  
三軍為六軍增此賞鞏之功也○  
故為六軍增此賞鞏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齊頃公如晉行朝禮將授玉為贄卻克

趨進卻克以宣十七年曰此行也言齊侯

朝君為婦人之笑辱也以謝婦人之笑也非

去聲寡君未之敢任此言晉君未敢當晉侯

享齊侯晉景公為齊侯齊侯視韓厥齊侯

戰識韓厥設享燕之禮齊侯視韓厥齊侯

馬前乎知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言服韓

厥登堂舉爵乃登堂舉酒曰臣之不敢

愛死於行陣之致死力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為飲齊晉和好兩君○荀瑩之在楚也

即知齊之在鄭賈人有將實諸楮由以出楚

也鄭之中以出賈音于楚有將藏荀瑩於楮

既謀之成與苟未行而楚人歸之楚而

知歸賈人如晉及鄭賈荀瑩善視之荀瑩



厚持如實出已如買人真實裁買人曰吾

無其功買人自言吾未嘗敢有其實乎敢

知其厚禮如吾小人我商賈也不可以厚誣

君子不可以一時虛誣遠適齊賈人遠

以避之賢知齋之賢

**經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始聘魯○三

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

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

故城而○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見經通嗣君也宋

公即仕故通○杞伯來朝見經歸叔姬故

也杞伯將出叔姬先○夏公如晉行朝晉

侯見公晉景公不敬不盡禮季文子曰季

子見而言曰晉侯必不免言晉景公必不能壽

卒詩曰舉周頌敬之敬之羣臣進戒周成



之天惟顯思思辭也言命不易哉言受其

不可易去聲夫晉侯之命夫晉侯之命

諸侯矣在得伯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

○秋公至自晉公自朝欲求成于楚而

叛晉成公以朝晉而季文子曰不

可言不可晉雖無道景公雖未可叛

也然晉國亦國大臣睦晉國大而邇於我

魯相地與諸侯聽焉聽諸侯猶未可以貳未

以有攜史佚之志有之史佚周文王時大

曰非我族類宗族非吾族也楚與魯異

吾其肯字我乎肯字愛也言必不公乃止成

乃止不叛晉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

疆許田前年鄭伐許許人敗諸展陂

展陂許地許人敗鄭鄭伯伐許乃親伐許

取鉏任泠敦之田取許鉏任泠敦之田

○



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佐中

士燮佐上軍荀庚將上軍。不以救許伐鄭

鄭伐許故取汜祭汜祭鄭地。楚子反救鄭

楚子反聞晉伐鄭故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鄭悼公與許靈公於

子反前爭訟理曲直。皇成攝鄭伯之辭皇成代鄭伯對辯。子反

不能決也子反不能決其曲直。曰君若辱在寡君及子

若屈辱自至。寡君與其二三臣楚君與其

二三卿士共聽兩君之所欲共聽二國之所欲。成其

可知也成平也。二國之不然苟如此。側不足

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言。而為之持以決

為明年許愬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趙嬰

弟莊姬趙朔妻。通于莊姬是叔父下。其姪婦趙嬰

五年乙未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

穀穀地○梁山崩記異○秋大水無傳○冬十

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十有二月己



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原屏原同屏括也

於齊放者宥之以嬰曰趙嬰被放我在趙嬰

遠也○屏平聲國在晉故藥氏不作亂以害趙氏不敢作我亡我

亡出吾二昆其憂哉我二兄原屏其有憂患

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不能不為淫

氏舍我何害言舍我何害○舍音捨弗聽

原屏弗嬰夢天使謂已趙嬰乃夢已祭余

於言祭祀余福女我當降福於使問諸士貞

伯趙嬰使人以夢貞伯曰不識也貞伯不

故對曰既既使若而告其人而告其從人曰

神言之道福仁而禍淫淫亂者降之禍淫

而無罰所行及亂福也此即天之祭其得

亡乎若祭天之福乎祭之趙嬰致之明日而

亡祭之次日而得趙括傳○孟獻子如宋

卷之二十一

春秋



孟獻子即報華元也報前年華元來聘○夏晉荀

首如齊逆女荀首焉故宣伯餽諸穀宣伯

敬大國也○餽音糧饋之○梁山崩晉梁晉

侯以傳召伯宗晉景公以驛車召晉大夫

同伯宗辟重伯宗道遇重載之車使曰辟

傳曰避重人曰重載之待我若待我迴避

不如捷之遠也捷邪出也問其所

伯宗見其言有曰絳人也重人曰問絳事

焉伯宗因問以曰梁山崩梁山崩將召伯

宗謀之將召伯宗問將若之何伯宗又問

應曰山有朽壤而崩壤人言山以土可若

何言不可國主山川所主祭者山川也故

山崩川竭故遇山崩君為之不舉國君為

饌不舉樂降服損益乘縵乘車之無文飾

音徹樂音息出次於郊祝幣大祝陳王史

辭大史循言辭以禮焉其禮謝其如此而



已懷謝之道其雖伯宗伯宗召若之何可如

伯宗請見之伯宗請見音現人於不可重人

見遂以告而從之伯宗遂以重人許

靈公愬鄭伯于楚前兩年鄭六月鄭悼公

如楚訟與許靈公如楚不勝鄭悼公楚人執

皇戌及子國子以鄭伯不直故執二故鄭伯

歸鄭悼公使公子偃請成于晉鄭伯怨楚

請成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

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宋

為質子於楚至是華元享之宋華元為設

請鼓譟以出請擊鼓而羣譟鼓譟以復入

擊鼓羣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蓋宣十五年

華元為質後華元使圍龜代宋公殺之宋

惡其欲為亂○冬同盟于蟲牢見經鄭服

也鄭悼公盟諸侯謀復會諸侯謀宋公使

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即圍龜宋公



人明以新誅子靈為辭為○十一月巳酉定

王崩經在蟲年盟上傳在下月倒錯

經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傳無○二月

辛巳立武宮魯人自鞏之攻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

○取鄆附庸國○鄆音專又去○衛孫良夫帥

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傳無○公孫嬰齊

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踰立○費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鄭悼公如晉子謝前年再盟

游相子游即相去聲授玉于東楹之東禮

伯行疾故東過鄭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

將死乎公其自棄也已禮也視流而行速

視流不端諱也不安其位授玉楹之間諸侯

不安過其位宜不能久存○二月季



文子以鞏之功鞏之二年立武宮見經非禮

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告

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聽於人以救

其難聽命於晉霸以難不可以立武自為功

而立武由已已立武之道實由非由人也

非由他言請人救難勝非已功○取鄭見經言

易也取不用師徒言易○三月晉伯宗夏陽

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

氏侵宋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夏陽

種也夏上聲說音悅以其辭會也宋辭

相去聲音洛渾音魂

前師于鉞晉師軍于鉞地○衛人不保人

信晉故說欲襲衛晉夏陽說欲掩曰雖不

可入言雖不可多俘而歸多執俘有罪縱

罪不及死當不至伯宗曰不可伯宗言不衛

唯信晉衛惟以晉故師在其郊晉師在

而不設備而不設守若襲之無備其是棄



信也其是晉自棄雖多衛俘雖多獲得衛而晉

無信與之晉無相何以求諸侯何以主求諸乃

止乃止不衛師還晉師自衛人登陴城所以有

備戰鬪也衛人登陴音陴○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為絳故曰謀去絳後遷新諸大

夫皆曰進諸言大夫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

名其地則河東解縣也沃饒而近鹽也鹽

氏饒而鹽池是也言其地沃衍其裕國利君

樂君享其樂○樂音洛下同不可失也不可

地利韓獻子將新中軍韓獻子即韓厥三

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

入諸大夫而畢乃揖獻子從公韓獻子欲進

立於寢庭寢之庭謂獻子景公獨曰何

如問諸大夫之對曰不可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氏土薄水淺言其地卑濕其惡易覲

○惡疾疹也惡寒易成易覲則民愁成則民

左

右



人愁民愁則熱隘則必至羸困也民人愁嘆  
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其人多得沉溺  
之濕疾重腿足腫之疾○溺不如新田如  
乃歷反腿直偽直媿二反○溺  
新地土厚水深言其地高燥居之不疾其  
地而不有汾澮以流其惡二惡垢穢也汾澮  
穢○水以流其垢且民從教且其民醇厚  
世之利也世之利取其一世此言十夫山  
澤林監高山為山止水為澤國之寶也首

乃利源所出故國饒則民驕逸財易得而  
為有國之寶國饒則民驕逸財易得而  
民驕後近寶公室乃貧而近寶則民皆逐末  
等富者不可增稅貧者易至不可謂樂據  
流亡此公室所由以貧困也  
大夫言國利君樂公說其言喜從之韓獻  
故言不可謂樂  
計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晉乃遷都  
季孫如○六月鄭悼公卒伯終士貞○子叔  
晉傳如晉嬰齊即命伐宋受晉命秋孟獻  
聲伯如晉命伐宋受晉命秋孟獻  
子叔孫宣伯侵宋孟獻子即仲孫蔑晉命



也上文嬰齊○楚子重伐鄭子重即楚鄭

從晉故也前年鄭○冬季文子如晉即季

父賀遷也都新田○晉欒書救鄭故楚救之

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欒書楚師還

其師歸以晉師遂侵蔡以師侵蔡楚公子

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楚二縣之師

救禦諸桑隧桑隧晉師於趙同趙括欲戰趙

趙括即原同屏請於武子武子即欒書蓋

武子欒武子將許之其與楚戰知莊子首

中軍范文子軍佐韓獻子韓厥新諫曰

不可謀欒武子言吾來救鄭我本意為楚

師去我楚子重還師吾遂至於此侵蔡以

至於是遷戮也是因救鄭而戮而不已戮

而不又怒楚師而與之戰戰必不克遷戮

怒敵難當雖克不令雖勝楚師而不成師

以出故曰成師而敗楚之二縣申息之



縣何榮之有焉以大勝小以多勝若不能

敗若不能敗楚為辱已甚亦已甚矣不如

還也勿與楚戰乃遂還之乃從三師於是軍

帥之欲戰者眾於是六軍之帥或謂藥武

子或即軍中將佐之微曰聖人與眾同欲

言聖人順眾是以濟事無不濟子盍從眾

心何所不欲子為大政元帥也將酌於

民者也將參酌以爲政子之位十一人六軍

下凡十一人其不欲戰者楚戰者與三

人而已知莊子范文子韓欲戰者其欲與

可謂眾矣欲戰八人商書曰舉商書三人

占言今若使三從二人言若二人言吉一

所眾故也以三二人言之則一人武子曰武

子善善鈞從眾如鈞等也言以見皆善鈞等

夫善夫理至善眾之主也故曰眾之主也善

三卿為主晉善人即知范華皆可謂眾矣謂

三卿為主晉善人即知范華皆可謂眾矣謂

三卿為主晉善人即知范華皆可謂眾矣謂



衆之從之不從三州之言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傳善

**經**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故也免牛可也

不郊非禮也○吳伐郟吳始見經吳始入○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

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史記馬陵道隘而

旁多阻隘○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

吳楚之文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冬大

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見經郟成郟及季文子

曰魯季孫中國不振旅傳例出曰治兵入

不振放者蓋以晉景自郟蠻夷入伐吳

稱兵之代而莫之或恤而莫有愆無弔者

敗中國不能振整師旅而歸



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愆詩曰南山小雅節不

弔昊天言昊天不亂靡有定禍亂靡有定時其此

之謂乎其謂乎有主不弔言謂伯主也

不弔愆其誰不受亂其誰不被受吾亡無

日矣滅亡之禍不君子曰知懼謂季文子

脩而省之恐懼如是惟能斯不亡矣斯不至矣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鄭成公新以立朝

于晉聲見始見于晉且拜師鄭謝前年晉救

伐鄭○夏曹宣公來朝于魯朝○秋楚子重

伐鄭子重即楚師于汜汜地○汜音凡諸

侯救鄭九國書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其仲侯

大夫軍楚師攻楚囚鄭公鍾儀鍾儀楚鄭

人囚之獻諸晉鄭以鍾儀八月同盟于

馬陵見經尋蟲牢之盟在五年且晉服故

也言本屬齊今齊服○晉人以鍾儀歸晉

鄭捷故以囚諸軍府府囚鍾儀於軍府也為九年

鍾儀歸晉



晉侯見鍾儀張本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年師還宋圍

師子重請取於申呂申呂楚二邑楚令尹

申呂二邑以為賞田申呂宋有功故欲分王許

之許共王申公巫臣曰不可巫臣時為申縣

田賞此申呂所以邑也此言申呂二邑賴是

以為賦兵車之賦以禦北方晉霸於北

北方禦音御若取之若子重是無申呂也言申

而二邑壞是無也呂也晉鄭必至于漢則

鄭之水無所障蔽王乃止共王乃止不子重

是以怨巫臣子重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事祖載在二年傳巫臣止之勿取子反遂取以行巫

與夏姬淫奔並在二年子反亦怨之臣奪其所欲及

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殺巫臣子重司馬子反乃子閻

子蕩及清尹弗忌族三人皆巫目及襄老

之子黑要以夏姬故併怨襄老之子黑而



分其室而分四人之室子重取子閻之室子重獨

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使二子

蕩之室○罷音皮下同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反子

自取二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巫臣時在晉

反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言女二人

遺去聲○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以讒慝貪

怵事君指其分室○怵音楚而多殺不辜師

貪怵指其分室○怵音楚而多殺不辜師

殺無辜之人如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閻子蕩等

我必使爾二子罷於奔命以死

於奔命以死於奔命以死

吳國○使去聲晉侯許之

子壽夢說之壽夢季札父喜說音悅乃通吳

于晉先是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中國以

兩之一卒適吳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奉使往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車九

五乘為大偏蓋留小偏九乘車及一兩與

其射御先是吳人習之○舍赦舊音捨與

嘗乘車故巫臣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先是

臣教吳乘車故巫臣教之



戰陳音陳。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故實其

子狐庸焉。子狐庸又留其使為行人於吳，使

行。吳為吳始伐楚。吳始與楚競，伐巢，伐徐，徐

皆楚屬國。故子重奔命。子重奔命，馬陵之

會。八年，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

奔命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故子重子反。凡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凡蠻夷前日吳盡取之。而吳盡奪之。是以始大。

吳自是土通吳於上國。是始與諸夏也。吳自

地始大。通吳於上國。是始與諸夏也。吳自

○衛定公惡孫林父。出奔晉。林父見衛侯惡

去聲。惡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見衛侯惡

衛侯如晉。衛定公晉反戚焉。戚林父出奔戚，隨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七

左傳句讀

卷二十七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八

魯成公三

梅賾林堯叟唐翁

經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晉欒書帥

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

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孫壽蕩意諸之父皆聘

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晉殺其



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各之徒也明本不

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

即位天子賜以命珪與之合瑞八年乃來

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賜命止此○召音

邵○冬十月癸卯杞淑姬卒前五年來歸者

出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晉侯使士燮來

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先

而稱會盟主之命○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

不稱之於列國○衛人來媵適夫及左

古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三人凡九女

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

之○媵盈去

聲又音刺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經季文子餞之季文子餞而飲以

酒○餞發淺私焉私與韓曰大國制義大

子有○二反以為盟主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德是以諸侯懷無有貳心無有貳心

不敢有攜謂汶湯之田謂魯有汶敝邑之

舊也齊魯國之舊地為而用師於齊戰二年



兵齊以使歸諸敝邑使齊人歸之於魯今有二

命前晉之忽命自二其曰歸諸齊言以汶陽之

信以行義以人之守義所以義以成命守人之

不所以成其作行小國所望而懷也侯小國所以

望晉之信義信不可知或子守一之信則

而懷服也信義信不可知或子守一之信則

知義無所立魯子齊而義無所立章四方諸

侯凡之四方列其誰不解體有誰不解體而

詩曰氓詩風女也不爽言女之事爽不士

貳其行其士文夫也而志夫乃不一士也罔

極行無中也夫所二三其德純一也喻魯

事晉猶女事夫不敢過差而七年之中自

汶陽田至今一與一奪始則取田與魯二

三孰甚焉孰甚於此士之二三也文夫一身

其猶喪妃耦女有怨心猶喪失其如而况

霸主何况晉國實為霸主將德是以也為

德是用將而二三之不能純一其德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如此則何以長如字有諸侯為之

詩曰舉大雅猶之未遠者畜事不遠是用

大簡道以諫也是用大行父懼晉之不遠猶

季文子懼晉不而失諸侯也恐自此而失

是以敢私言之韓穿以敢私與晉藥書侵蔡

六年未遂侵楚楚自蔡獲申驪申驪楚大夫

獲楚師之還也繞謂六年時於晉侵沈沈屬小

國獲沈子揖晉獲沈子名揖於立反初從知范

韓也繞角之役藥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

師出有功故傳君子曰從善如流言藥書

韓之善如流水宜哉宜其功詩曰早大雅愷

悌君子愷悌樂易遐不作人也遐不語助也

言文王能求善也求善人而夫作人用夫能

入斯有功績矣斯有豐功是行也此殺鄭

伯將會晉師鄭成公將會門于許東門許

見其無備因大獲焉大獲許○聲伯如莒

左

四



學伯即嬰齊逆也者自為逆婦而書○宋華

元來聘文聘共姬也其姪為宋共女成人

聘不應使卿故○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

幣經禮也故納幣應使卿○晉趙莊姬為趙

嬰之亡故趙放之在五年○為去聲諸之

于晉侯趙莊姬乃諸原曰原屏將為亂言

禍亂於晉國藥卻為徵其將為亂六月

晉討趙同趙括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

于公宮武趙武也莊姬之子莊姬晉歲以

其田與祁奚與晉大夫祁奚韓厥言於晉

侯韓厥知趙武尚在曰成季之勲趙襄有

從晉文宣孟之忠晉擁立靈成之忠而

無後故今以同括之為善者其懼矣後之為

而恐氏為戒三代之令王夏商周三代皆

數百年夏四百年殷六百年保天之祿保上天

夫豈無辟王信三辟音辭下邪辭之賴前哲

左二十一

五



以免也但河頓其先人之周書曰舉周書

不敢侮鰥寡賢哲以先人之周書曰舉周書

所以明德也所以其德益明韓厥欲乃立

武乃立趙武而反其田焉田而復歸趙氏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見經註○即召音邵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晉景公聘于吳使巫假

道于莒道過莒國與渠立公立於池上渠立

臣與莒莒子朱也池城池之上曰城巴惡臣巫

告莒子言莒子曰即渠辟陋在夷國言莒

之城壁已壞莒子曰即渠辟陋在夷國言莒

陋介在其孰以我為虞度思并我國孰虞對

曰巫臣夫狡焉夫狡猶思啓封疆其國開之啓

士也以利杜糶昔之以利其國者何國蔑有無

不有也唯然惟其故多大國矣所以強陵

大國唯或思或樂也又有繼其思啓封疆者

皆以此勇夫重閉○冬祀叔姬姬卒

元國乎而不數備○冬祀叔姬姬卒



註 卒歸自祀我而見出於故書 卒歸自祀我而見出於故書

卒也不若更通 卒也不若更通

伐郟也師召魯會以其事兵故與具郟公賂 伐郟也師召魯會以其事兵故與具郟公賂

之請公以賂 請緩師請緩師之師期 文子不可 文子不可

不肯從魯 曰君命無貳言受君命者不 不肯從魯 曰君命無貳言受君命者不

失信不立無以自信於君則 禮無加貨朝聘之 失信不立無以自信於君則 禮無加貨朝聘之

况禮無有加貨乎 事無二成不公私之 君後諸侯諸君若後 况禮無有加貨乎 事無二成不公私之 君後諸侯諸君若後

侯諸君若後 是寡君不得事君也不是得晉君 侯諸君若後 是寡君不得事君也不是得晉君

魯君也言絕 煨將復之煨將以魯請緩 李孫欲與魯絕 煨將復之煨將以魯請緩 李孫欲與魯絕

懼李孫行之 言而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郟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懼李孫行之 言而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郟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宣伯師會伐郟 衛人來媵共姬見經禮也 宣伯師會伐郟 衛人來媵共姬見經禮也

同姓相媵 凡諸侯嫁女凡諸侯之女 同姓相媵 凡諸侯嫁女凡諸侯之女

媵之內必至 異姓則否異姓 媵之內必至 異姓則否異姓

來則不 九年己卯 春王正月祀伯來逆叔姬之喪 來則不 九年己卯 春王正月祀伯來逆叔姬之喪

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托伯同盟于蒲蒲衛 ○公至自會無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州 ○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共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

好 ○晉人來媵媵伯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

野卒無傳頃公卒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

受楚賂會於鄆故晉執之稱 ○晉欒書帥師

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 ○楚公子

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鄆

別邑也伐稱名入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

鄭人圍許 ○城中城

**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見經請

之也叔姬已絕於杞以魯復強 杞叔姬卒經

杞叔姬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 逆叔姬

經書逆叔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 ○為歸

汶陽之田故稱汶陽田于 諸侯貳於晉諸

不義於晉晉人懼晉人懼 諸會於蒲為會

皆有二心晉人懼晉人懼 諸會於蒲為會



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

季孫行父曰德則不競強於晉不自尋盟何謂晉士燮

為徒尋盟能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勤力以撫之

寬以待之猶諸侯以堅彊以御之

侯明神以要之質信明神以要結柔服而

伐貳懷柔諸侯之服從者德之次也言此數者

雖不可比於脩德是行也于滂將始會吳

晉將始會吳人不至十五年會鍾離傳○二

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楚人以重賂求

鄭楚欲得鄭故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公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

女見經復命使還復命公享之魯成子設

享賦韓奕之五章大雅韓奕詩其五章言

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慶穆姜

出于房穆姜伯姬母其子再拜謝再并禮

曰大夫勤辱言大夫辱行不忘先君伯姬宣



故言不以及嗣君伯也成公之好施及未

亡人施廣也伯如移妻之故曰廣及未

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之若此敢拜大夫

之重勤敢并謝大夫又賦綠衣之卒章而

入北國風綠衣詩其卒章言我思古 ○晉

人來媵伯禮也 ○秋鄭伯如

晉鄭成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以鄭會楚

於鄧為貳 執諸銅鞮晉別縣○成公於銅鞮

書伐鄭晉藥書以 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

晉也 ○成音 晉人殺之晉人伯蠲非禮

也非特禮 兵交二國以 使在其間可也者使

卒於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

陳子重 ○晉侯觀于軍府晉景公游觀

府見鍾儀鍾儀楚人 晉侯問之晉侯問者曰南冠而

繫者誰也南冠楚冠也言楚冠 有司對府

景公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于鄭 有司對府



使稅之景公使人稅之召而弔之

弔其鐘儀而拜誓首禮儀再拜禮儀誓首禮儀問

其族晉氏對曰鐘儀冷人也冷也

當音作音公曰景公問能樂乎能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言此先父也敢有二事此父子

此我不敢使與之琴景公使人與操南音

彈儀得琴公曰君王何如景公因問楚之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鐘儀答言小人也

以知吾固問之景公必對曰其為太子也

鐘儀答言楚王師保奉之師保奉太子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司馬尹子重

其朝夕于令尹司馬朝見其尊不知其他所知

者止於如此公語范文子諫公以鐘儀之

語去文子曰范文子楚囚即鐘君子也君子

也言稱先職言稱先父不背本也是其不違

祖之本業同樂操土風琴作南不忘舊也

背音佩下同樂操土風琴作南不忘舊也



是風不遺忘其稱天子合其君國近字而遠

性之抑無私也明於君也不名其二卿稱子

反二卿尊君也以君前臣名也所不背本不背

仁也是為愛不忘舊俗信也是為安無

私無所忠也是為盡忠尊君早臣敢也是為

敏仁以接事愛有差等故應推信以守之

以信而守之故忠以成之忠無所偏故敏以

行之敏無不達故事雖大至大必濟言有四

德必能君蓋歸之勸鍾儀於楚使合晉楚

之成使鍾儀合晉公從之景公從重為

之禮待以厚禮儀使歸求成使鍾儀歸楚合二

二月晉楚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

故自陳伐莒陳圍渠丘渠丘城惡前

丘城已惡渠眾潰莒散奔莒奔歸戊申楚入

渠丘楚入渠莒莒人囚楚公子平公莒子平

楚人曰勿殺莒莒人公勿殺平吾歸而俘而



也我歸汝莒人殺之莒人不從楚言楚師

圍莒楚人怒莒城亦惡莒所都之庚申莒

潰潰莒人楚遂入鄆鄆亦莒邑楚莒無備故

也言無城池守禦之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言莒恃其僻陋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

大備豫不虞先為守備以待善之大者也

君安慮危故莒恃其陋莒恃其僻而不脩

城郭城郭不肯脩治而浹辰之間浹周西也辰日

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而

兵克勝其渠無備也夫以其無守詩曰雖

有絲麻言雖有精細之物無棄管蒯管蒯

皆草之可棄管音奸蒯音快雖有姬姜姬姜

有大國之女言雖無棄蕉萃蕉萃賤陋之人亦

不可棄蕉萃凡百君子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言亦得人代之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先

備之不可也秦人白狄伐晉秦桓公借諸



侯貳故也諸侯攜貳於晉故 ○鄭人圍許

經文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鄭不肯

許蓋示晉以不是則公孫申謀之 ○於是鄭

以執君為急也 ○鄭國謀於曰我出師以圍許言出我不畏晉為

將改立君者鄭如欲改立他公子為而紓晉

使而紓緩遣使晉必歸君晉恐鄭別立君

必歸鄭伯為明年 ○城中城東海廩丘縣

南書時也得城築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

辰如晉如晉聘報鍾儀之使報晉遣鍾儀歸

請脩好結成請與晉脩好

經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 ○五月公會

晉侯晉子州蒲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 ○丙午晉侯孺

卒景公卒大子州蒲五月先 ○秋七月公如

晉 ○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羅拔如楚羅調去如楚羅拔晉聘大夫

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夜音吠子商使晉即公前

命也大音泰○衛子叔黑背侵鄭即子叔黑背晉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命也使晉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叔申前年改立君即公孫申也班謀三月子如立公子

縶縶子如即公縶音班夏四月鄭人

殺縶縶鄭人不服立髡頑縶鄭人不服子也立鄭為君大子

如奔許被殺故奔許藥武子曰鄭人立君

言頑為人君立我執一人焉我執一人焉是執一人何益

於事不如伐鄭何補不如伐鄭而歸其君師不如以而歸其君

以求成焉於鄭求成晉侯有疾有疾五月

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君生此父不父子不為

其惡明甚子經書晉侯而會諸侯伐鄭會五國鄭子

罕賂以襄鍾以鄭罕襄公之廟鐘子然盟

于脩澤晉子然盟子然盟子然盟子然盟

質音致晉○辛巳鄭伯歸晉質音致晉○晉侯



夢大厲厲鬼也晉侯被髮及地垂頭

搏膺而踊膺胸也曰殺余孫

不義趙氏之先也八年晉侯殺余得請

於帝矣主宰謂之帝我壞大門壞公

宮之怪下同及寢門而入夢鬼又壞路寢

公懼中恐入于室以避之又壞戶又夢

之寢戶公覺及景公夢召桑田巫桑田晉地

巫以驗巫言如夢如夢巫言鬼怒公曰何如景

問巫將曰不食新矣巫言公必死不公疾

病疾景公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名為猶治也秦公治疾未至秦醫未

公夢疾為二豎子景公夢疾化為曰其一

豎子彼良醫也彼秦緩乃懼傷我恐秦

傷害我焉逃之安以逃其一曰子其一

居音之上音音荒下同音之下為膏

下蓋居心之上若我何我何膏至秦緩曰



疾不可為也言不可治疾在膏之上膏

之下也心下攻之不可不可攻也攻之不可不可攻也達之不

及可達也針也言不藥不至焉不至於用藥不可

為也言治疾不可公曰良醫也景公問秦醫同乃

日良厚為之禮而歸之厚為秦醫餞送六

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使

甸人獻麥使甸人主獻新麥者饋人為之召

桑田巫饋麥之人為景公召示而殺之巫以

言不食新故示將食景公將張滿張急

必新麥而殺之張去如廁公乃陷而卒竟不及食新麥小

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夢負景公以登天

及日中及至負晉侯出諸廁負晉景公以

遂以為殉以送以小臣負公者從葬傳言巫

○鄭伯討立君者討治改止君之人戊申

殺叔申叔申即公孫申君子曰忠為

令德言盡忠於君非其人若用非猶不可

言盡忠於君非其人若用非猶不可



猶不見殺况不令乎何况不美之事乎言

還善○秋公如晉禮帶晉人止公使送葬

晉人止魯公使於是糴救未及是春晉使

送景公之葬於是糴救未及是春晉使

結成晉謂魯責其虛實自冬葬晉景公發

以明經公送葬魯公之葬諸侯莫在莫在

不書葬公送葬魯公之葬諸侯莫在莫在

送葬魯人辱之魯人辱之故不書葬晉景公

諱之也故不書葬諱之也

音註人委春秋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十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九 魯成公四年

經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

晉不書見止○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

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前年七月



至是乃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有晉貳心欲從

楚故止公不故執歸公公請受盟請受盟于晉

而後使歸乃晉人意解○郤欒來聘郤欒從父

聘于魯且泣盟公請受盟故使○聲伯之

母不聘妻也伯之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

妾為姒昆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宣公夫

言不以聲伯之母生聲伯而出之叔胎之

伯而出嫁於齊管于奚嫁于齊管生二子

而寡管氏而于奚死守寡以歸聲伯其

所生二子一男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于管

奚之男子聲伯之同母異父而嫁其外妹

於施孝叔管于奚之女子聲伯之同母異

五世孫郤欒來聘今年郤欒求婦於聲伯欒

為其子求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聲伯無

以應命乃奪其外妹已嫁婦人曰聲伯謂其外

于施孝叔者以與郤氏婦人曰妹聲伯謂其外

曰夫鳥獸猶不失儷亦能自庇其配耦○儷



音子將若何子不能底其何曰其夫吾不能

死亡言不與我死之禍婦人遂行

從其夫言遂生二子於郤氏二聲伯外妹生

郤氏亡所以亡也自此以下皆傳終言施

氏婦事非晉人歸之施氏婦歸諸施氏施

氏逆諸河施氏迎其沈其二子

婦故沈其所生二子于婦人怒聲伯外曰

已不能底其伉儷伉敵也儷耦也言施氏

○已音紀而亡之而致為又不能字人之

孤字愛也無父曰孤又子而殺之二子於

河將何以終將何終以遂誓施氏復為施氏

也婦○夏季文子如晉報聘報聘且涖盟

也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周公

楚惡惠襄之福也楚惡惠王襄王且

與伯與爭政且與周卿士伯與爭周不勝

不勝公怒而出周公發及陽樊王使劉



子復之召簡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劉子為

盟于鄆地而復入三日既入周復出奔晉

于齊宣伯即叔以脩前好好○好去聲○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佛溫別邑王命劉康

公單襄公訟諸晉直于晉○二單音善卻至

曰溫吾故也邑卻至言溫之為故不敢失物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二子言昔周

邦使諸侯撫封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蘇忿生受溫邑與檀伯達封

于河與檀伯達俱蘇氏即狄蘇氏子孫又

不能於狄蘇氏既就狄而奔衛狄滅溫二

在僖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事在僖二十五年

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而後及子

而後卻至若治其故若欲治其則王官之

邑也則溫舊為子安得之溫以為故物晉

邑也則溫舊為子安得之溫以為故物晉

邑也則溫舊為子安得之溫以為故物晉



侯使卻至勿敢爭晉厲公使卻至言卻至貪所以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宋華元與楚相

善又善於欒武子華元又與晉中軍善聞楚

人既許晉糴茂成晉糴茂前年如而使歸

復命矣羅拔使楚命冬華元如楚華元先通

遂如晉華元遂合晉楚之成合晉楚二國

盟宋西門外張本○秦晉為成秦晉交兵不將會

于令狐秦晉將為會令狐音零晉侯先至焉厲晉

公先至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秦桓公見晉侯先

河次于王城秦伯次使史顛盟晉侯于河

東秦桓公使秦大夫史顛盟郤犍盟秦伯

于河西晉厲公使郤犍盟范文子曰

是盟也范文子見晉秦不親盟而各何益

何益齊盟齊一心為盟所以質信質成也

如字下同質會所約會之地也言信之始也乃二

信之始之不從而不能從其何質乎其成



信乎秦伯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乎秦伯歸而歸秦伯既歸而背晉成而背為不與

**經**十有二年**壬午**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

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關此晉楚為成也

許偃盟于宋西門之於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

外不書存中國也○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簡王

來以周公楚出之難去聲書曰周公出奔晉周

奔在前年經書凡自周無出天子無外故

言周公自出故也於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前年華元合

也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楚二子

夫音皮○罷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大夫

西門曰皆為盟載書之辭凡晉楚無相

加戎戎兵也凡晉楚好惡同之

同其所惡○好同恤蓄危危若二國有蓄害

惡字並去聲○好同恤蓄危危若二國有蓄害



恤之。○備救凶患。則若二國有凶荒患，若

有害楚。謀若有害諸侯，則晉伐之。楚則晉與兵為

與楚。在晉。謀若有害諸侯，則晉伐之。楚則晉與兵為

同惡。交費往來。晉楚二國交執道路，無

壅。道路之間，無得壅塞。謀其不協，備謀諸

和叶。而討不庭。不討來在王庭者，有渝此

盟。盟有敢渝，變此明神殛之。明神實俾隊其

師。隊失其師也。師眾也。使隊無克，胙國。胙，報也。

國家。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會

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好，故也。○狄人

間宋之盟，以侵晉。楚盟于宋，故間狄以晉與

去聲。○間。而不設備。既侵晉而不備，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無備也。○晉郤至如楚，聘既成

好。故晉使郤至聘。且涖盟。楚共王盟楚子享之。共

王為郤至設。子反相。楚子享之。共

室而縣焉。縣，樂室於地。下而郤至將登



郤至將登堂受享金奏作於下金鍾也擊鍾奏樂

驚而走出下郤至聞樂作於子反曰日云莫

矣相禮者邀郤至云今日寡君須矣楚君已須

矣待吾子其入也言吾子可賓曰即郤君不

忘先君之好言楚君不忘先君施及下臣

及下臣郤至自謂言廣賦之以大禮以享賜之

禮之大重之以備樂重之以備軒如天之福若

上天福兩君相見君使晉楚二國之何以代此

何以代此禮兩下臣不敢當此禮子反

曰如天之福好又言若兩君相見晉楚

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二

朝無亦唯是戰鬪以一焉用樂安用作此

音焉寡君須矣言楚君待子吾子其入也

再邀郤至賓曰者多諸文讓得賓主辭若讓

之以一矢言若二國有相責讓之禍之大者

此禍患其何福之為豈得以為世之治也



且上世治諸侯間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

安之朝則有相朝於是乎有享事間缺之

燕之禮於是有燕禮享以訓共儉享禮

而不符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所以宴以

示慈惠宴有折俎外殺於俎相與共儉以

行禮禮以恭儉為主故而慈惠以布政以

慈惠為先故慈政以禮成治民莫善於禮

民是以息分而得其安息其百官承事國之

奉事朝而不夕治其家安靜無事故朝此公

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公侯所以

蔽扞其故詩曰舉名南起起武夫起武

武夫起公侯干城扞扞也言公侯所

亂也及世道離諸侯貪冒好財曰貪盡利

墨侵欲不忌無所顧忌爭尋常信尋曰尋

言爭文地以盡其民盡其民力略其武夫略

也言武勇之共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鄰國以



從已志為腹心故詩曰舉武夫

公侯腹心則舉武夫能合德公侯又詩言治

腹心制其天下有道證亂世之事故重言天

道有則公侯能為民干城則公侯能為其

以樂外慮為而制其腹心而自制其腹

之腹心亂則反之為已腹心則器其武夫以

害鄰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非治

世道乃亂不可以為法後世法為然吾子主

也然吾子至敢不從至敢不從命遂入卒

事遂入終享歸及郤至以語范文子以郤至

言告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禮則必自

消食其盟吾死無日矣夫必復相伐故知

吾之死亡不日而至矣冬楚公子罷如晉

聘楚共王使公子罷女晉報且涖盟且

盟晉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

晉地



歷十有三年癸未春魯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宣公卒成○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

當召兵而辭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也孟獻

子曰孫蒧郤氏其亡乎言郤氏其有禮人之禍乎禮人之

有身之幹也禮所以立故在敬也

之基也敬所以本故在身郤子無基不敬

是無且先君之嗣卿也郤克為晉景公上

先君之受命以求師受君命以將社稷是

衛將晉國之社而情而怠惰棄君命也是

棄其君不亡何為不底滅亡尚何為哉為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宣伯欲賜

宣伯即僑如請先使宣伯請奉命先使王

欲王賜已請先使于王○使去聲



以行人之禮禮焉簡王以行人之常禮孟

獻子從孟獻子從公王以為介簡王以為獻

儀者威而重賄之獻子相公以禮公及諸

侯朝王魯成公及代秦九遂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朝王畢事遂從劉成二

厲公不成子受服于社宜社即成肅公服

將器故曰服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此周

辰上不敬其事劉子曰康公劉吾聞之所以吾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凡民皆受天地之中

之生理所謂命也所謂上天賦命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

有動作禮義以定命也賦以安定上天

失能者養之以福動有能之君子則養成此

召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不能之作禮義威儀之

法以是故君子勤禮是故在上君子以儀之

人盡力在下為天命勤禮莫如致敬勤能



於禮莫如敬持心致敬盡力莫如敦篤如能用盡其力莫如敬如能用盡其力

在養神其神明之道在養篤篤在守業道在守篤在守

其本然國之大事凡國家大事在祀與戎在祀與戎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

受脤祭則亦有受脤之禮神之神之大節也此二

交神之節目也大成子情於受脤之祭棄其

命矣是命之重矣其不反乎其不得反其

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

相絕秦宣已命以絕秦○相去聲下同曰

絕秦之辭皆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我晉獻

公及秦相好相結和好戮力同心相勉

相穆公申之以盟誓然好必有盟可以意曉

重之以昏姻晉獻公以女嫁秦穆公是天

禍晉國上天降禍於晉國文公如齊晉文

僖五年奔狄處秋十二年惠公如秦晉惠

而行及齊桓公妻之無祿晉無祿獻公即世即

惠公在信九年秦納無祿晉無祿獻公即世即



卒也在穆公不忘舊德秦穆公不忘舊日之恩德我獻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惠公用能奉晉

國之又不能成大勳又不能終始成就而為

韓之師于韓獲晉惠公亦悔于厥心秦穆

執惠公亦悔用集我文公集我文公而納之

于晉在信是穆之成也是穆之成也秦穆公躬

掇甲冑掇貫也晉文公身貫甲冑在跋履

山川高峻行為山深廣為川踰越險阻踰越

過也難下曰征東之諸侯征代東方之諸

以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言四方諸侯而朝

諸秦必有往朝于秦者因文致之耳則亦

既報舊德矣則亦既報秦穆鄭人怒君之

疆場乃鄭人怒秦君疆場之事此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事在僖三十年晉自以鄭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不詢謀也言秦穆公

蓋譙大夫擅及鄭盟盟而戌鄭諸侯疾之侯諸



疾惡將致命于秦欲致死命而討秦時無

文公恐懼諸侯文公恐綏靜諸侯乃綏無安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秦人圍鄭之師所以則

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大功于秦也無祿

晉無祿文公即世在僖三年穆為不弔秦穆公

傷茂死我君以為已死寡我襄公以襄公也

新立為迭我殺地國之殺地奸絕我好奸犯

斷絕我晉國和好伐我保城城據秦師過殺無

蓋代晉保城之事殄滅我費滑秦滅滑國都

費扶味反散離我兄弟言散商我兄弟

撓亂我同盟云撓亂皆從晉國故傾覆我國

家謂秦滅滑國覆音禍下同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我襄公未忘秦穆公而懼社

稷之隕社稷幾至隕是以有殺之師在

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言晉襄公猶欲穆

公弗聽秦穆公弗而即楚謀我戰秦有



殺之敗使聞天誘其衷上天默誘其成王

墮命墮成絕也文元年楚穆公是以不克逞

志于我能快志是以報晉不穆襄即世文六年

卒穆皆康靈即位晉靈公文七年立康公我

之自出秦康公晉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

室謂文七年秦納公子雍事此亦文致傾

覆我社稷傾危覆滅晉帥我蝨賊蝨賊食

名爾雅云食苗為蝨食節為蝨音年以來蕩搖我

邊疆謂納公子雍以蕩疆場我是以有令狐之

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秦康公猶不入我河曲

黃河千里而一我河曲伐我涼川伐我地

栗又凍音速俘我王官俘因我地翦我羈馬翦

我羈馬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年東道

之不通于秦不通道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則好是秦康公自絕及君之嗣也及秦桓公

五年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領



猶翹曰庶撫我于言秦康幾無君亦不惠

稱盟秦君亦不背加惠稱晉聲利吾有狄難

赤晉有赤狄之禍難去聲晉入我河縣河入我

地焚我箕郤攻之也○二邑焚火芟夷我農

功傷我木言其除夷功虔劉我邊陸殺也劉皆

殺我人民邊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也秦晉

師于輔氏在宣十五年○思按自此以上

之法同此古以文君亦悔過之延也言長

秦君亦悔兵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而要福

穆○先君晉獻秦使伯車來命我景公秦桓

其子伯車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同結新好

共棄舊惡○復修舊德再修舊德以追念前

勲以追念前言誓未就誓未及成就景公

即世年在十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

宣稱寡人稱君誤也命君又不祥桓公善也言

不善背棄盟誓歸而背晉成○晉音佩白



狄及君同州居西方秦同君之仇讎與秦

世為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季隗齊魯如赤狄之

諸文君來賜命秦桓公使入曰吾與女伐

狄言秦與晉寡君不敢顧昏姻晉君不敢

昏姻畏君之威畏秦君而受命于吏而受

之命于秦吏君有二心於狄秦君乃有二

言吏謙辭曰晉將伐女不言秦約晉伐狄狄應

且憎狄雖應答秦而無信是用告我狄人是以

之二心來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與秦雖

相好亦惡秦君不一其德而亦來告我亦楚

使于人曰此曰字以下至以懲秦背令狐

之盟言秦既與晉盟于而來求盟于我而來

求與楚為昭告昊天上帝盟必告天謂地祖

謂之以帝秦三公秦三公穆公楚三王楚

王成王穆曰此曰字下兩句余雖與晉出

入秦雖與晉相來余唯利是視我利而視



從之不毅惡其無成德此不毅乃楚  
誠心與晉不毅惡其無成德  
言我惡秦是用宣布秦以懲不  
之無成德是用宣布秦以懲不  
一已上皆楚告晉之辭諸侯備聞此言  
列國諸侯備聞此言諸侯備聞此言  
楚人宣布之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疾首亦痛  
侯痛心疾首暋就寡人  
惡秦之心甚暋就寡人  
以聽命秦帥列國諸侯伐命唯好是求惟欲  
求為君若惠顧諸侯秦君若肯加矜哀寡  
和好矜念哀而賜之盟而賜之盟則寡君  
人矜念哀而賜之盟而賜之盟則寡君

之願也則晉君之其承寧諸侯以退其承  
意寧靜諸豈敢徼亂豈敢徼亂豈敢徼亂君若不施  
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君若不施  
大惠秦君若不肯施恩寡人不佞晉君不  
言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當以諸侯之兵與  
敢布之執事敢以腹心盡宣俾執事實圖  
利之使秦之執事實圖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為令狐之盟即十一年盟晉侯于西而文  
召狄與楚即土文所謂君有二事於欲道



以伐晉秦欲引導諸侯是以睦於晉諸侯

無信是誣故傳與北三事以實秦罪晉藥

書將中軍去聲下荀庚佐之代荀首

士燮將上軍代荀卻錡佐之代士韓厥將

下軍代荀荀瑩佐之代趙趙旃將新軍代韓

厥代趙卻至佐之代趙卻毅御戎卻毅卻至弟

藥鍼為右藥鍼書子為晉侯孟獻子曰

魯孟獻子晉帥乘和之軍帥與車士和睦

並去聲師必有大功伐秦之功五月丁亥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麻隧

秦師敗績戰敗績不書者蓋以晉稟周命

與晉及諸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官名成

差女父皆秦大夫曹宣公卒

于師曹宣公卒于師遂濟涇涇水名諸侯

水深入及侯麗而還侯麗秦地諸侯

高迓晉侯于新楚新楚地諸侯



之師還過新成肅公卒于瑕瑕晉地終言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

訾鄭地鄭公子班十年山奔許今欲還為

言故自訾求入于鄭祖廟大宮鄭祖廟也

音秦不能得入殺子印子羽鄭穆公子羽皆

殺之反軍于市公子班自訾歸也已巳子

駟帥國人盟于大宮之駟穆公于帥鄭國

遂從而盡焚之班之駟既盟國而人遂從公

市殺子如子如即班公子駘班弟孫叔班孫知班

皆班子殺四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

庶子使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欣時亦宣公庶子使秋負芻殺其大子負芻

守國故乘亂殺而自立也負芻自立諸侯

乃請討之諸侯不義負芻所為故晉人以

其後之勞從役之勞苦請俟他年請於晉

年而冬葬曹宣公文經既葬葬子臧將亡

子臧曹之賢公也不國人皆將從之國人



皆不義負多將成公乃懼成公即負多告

從子臧而亡且請焉且請焉日請留子臧以乃反而

罪子臧罪於公不食其糧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致其邑子臧乃反曹國而致其邑於成

卒葬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

日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納夫人景

是納幣者是開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婦姜氏有姑之常稱

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冬十月庚

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秦伯卒無傳桓公卒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衛定公晉侯彊見

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厲公彊見

現下見音定公不可衛定公欲歸之也○彊見

歸既歸于衛定公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

見之晉又使卻犇送林父衛侯欲辭衛侯

晉不見定姜曰不可言定姜不可受林父也是



先君宗鄉之嗣也林父之孫良夫之嗣子也是衛

大國又以為請以吾為父大國又請不許若下許

將亡將有大國必見禍雖惡之言衛侯雖惡

不猶愈於亡乎不猶愈於君其忍之

勳定公忍性安民而宥宗鄉不激晉伐則

宥宗鄉則為不亦可乎言其衛侯見而復之

而定公乃見林父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即

燕之為禮設享寧惠子相享禮也○相去聲

苦成叔傲傲苦成叔受享寧子曰即寧子苦成

成叔苦家其亡乎其言將亡古之為享食也

禮為享食之以觀威儀君有臣之威儀

其威儀省禍福也謙抑則受福驕滿則受禍

故詩曰舉小雅兕觥其觶以兕為觥此飲

之王者與羣臣飲而宴無失禮者其罰旨

酒思柔皆言君子順其禮其飲旨美之酒彼交

匪傲無彼之濟之心而萬福來求言紀求福



而萬福自來求已今夫子傲慢今卻驕傲取禍之道

也此者自然之理為福則傲者自然取禍○秋

宣伯如齊宣伯即孫僑如尊君

命也孫以君命稱叔○八月鄭子罕伐許

子罕即經敗焉子罕之師敗戊戌鄭伯復伐

許鄭成許○取復去庚子入其郭鄭師入

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許四年鄭公孫申疆

所得封之田和於鄭以是○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見經舍族孫僑如尊

夫人也為夫人故不稱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稱權衡其輕重○春秋書法微而顯辭微而

忘而晦言志以記也晦亦微也謂約婉而成章

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汗謂其直

事盡其事實無所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

所以為懲戒非聖人誰能脩之自非吾夫

誰能脩之○衛侯有疾有衛定公使孔成



子成子達之孫甯惠子甯立敬妣之子衍敬妣

也○妾衍其所生子以為大子立衍以為冬

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夫

即定姜既哭見大子之不哀也定姜見大

容戚之不內酌飲痛憤不能食故不納酌歎

曰自歎息是夫也言夫此賊者之稱將不唯衛

國之敗言獻公將不惟其必始於未亡人

若多行無禮必從已始未亡人嗚呼天禍

衛國也夫嗚呼歎息之聲言上吾不獲鱣

也使主社稷使主社稷之弟言我不得鱣也

又大夫聞之夫衛國之大言無不聳懼莫不聳

禍將已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孫

子即林父重器寶器也孫文子懼禍故盡

實於戚實置也盡置其寶而甚善晉大夫

與孫文子甚善為起十四年衛侯出奔援故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二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三十

魯成公五

梅森林 堯叟 唐翁

**經**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癸丑公會晉侯衛侯

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特書晉侯討有罪也○公至

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立子○楚



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

殺其大夫山此蕩澤稱國以毀而山不○宋

魚石出奔楚魚石之子目○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南縣此會吳

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許遷

于葉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晉厲公合討曹成公

也即負芻殺太子自立今執而歸諸京師

歸諸周公書曰晉侯執曹伯據經書晉侯

不及其民也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

也○愚按稱晉侯執曹伯此為拘凡君為不

道於其民以無道加諸侯討而執之有諸侯

於其罪而拘則曰則書某人執某侯此左

執其君者則曰則書某人執某侯此左

衆之例以為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傳



可拘諸侯將見子臧於王在於會之諸侯將見  
為拘諸侯將見子臧於王在於會之諸侯將見  
於周簡王而立之已執曹負多故為君子臧  
辭子臧辭曰前志有之志書也言前曰聖  
達節如節禮節也聖人應天順人不拘常禮  
禮節無可以守節如季札子臧之類節下  
無節無可以守節如季札子臧之類節下  
失節動失其常節為君非吾節也子臧非  
常節雖不能聖聖不能為事敢失守乎愚者  
也雖不能聖聖不能為事敢失守乎愚者  
失其所遂逃奔宋子臧遂逃奔宋國不肯立  
守乎遂逃奔宋子臧遂逃奔宋國不肯立  
○夏六月

宋共公卒亂起○楚將北師楚居南方

故師曰子囊曰子囊莊王子新與晉盟盟于楚

宋西門之外而背之而起師無乃不可乎

言其不子反曰公敵利則進見則進道

何盟之有足顧藉之申叔時老矣申叔時

老告事在申本邑歸聞之盟之言反背曰子反

必不免言子反必禍信以守禮以守會同之

禮禮以庇身庇會同之禮所身信禮之亡信

禮禮以庇身庇會同之禮所身信禮之亡信



亡之禮也是欲免於禍得乎言不免楚子侵鄭子從

反成之言自及暴隧鄭地遂侵衛鄭楚遂自及

首止衛首地鄭子罕侵楚報子罕即公師子喜取

新石取楚新邑欒武子欲報楚欒書欲報楚

韓獻子曰即韓無庸言無用使重其罪背

數戰罪也使民將叛之楚國之民不直無

民孰戰楚失其民誰與我戰為○秋八月

葬宋共公見經於是華元為右師為宋右

魚石為左師為宋左蕩澤為司馬蕩澤公

孫蕩意諸之子華喜為司徒華喜華父督

之官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師莊公孫為向為人

為大司寇為宋大司鱗朱為少司寇朱鱗

為宋少司寇之官向帶為大宰為宋大宰

音帶大魚府為少宰為宋少蕩澤弱公室

蕩澤為司馬輕殺公子肥肥文公子輕

黨宋公室以為弱華元曰我為右師華元言我為君臣之



訓凡宋國教訓君師所司也此右師職守

今公室卑室今宋公而不能正刑不能正其典

吾罪大矣言我曠官不能治官其官守敢

賴寵乎敢倚賴其君乃出奔晉官出奔晉

國二華華元右師戴族也宋戴孫公司城孫公

師莊族也宋莊公六官者司馬向為人大

司寇鱗朱少司寇向皆桓族也皆桓公魚魚

石將止華元魚府曰魚府魚府

石右師反言華元必討必討治蕩是無桓

氏也六族是滅桓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

言華元苟雖許之討蕩澤之罪必不敢桓

族之強必且多大功且華元身多大功如

不敢討且多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大劫

宋圍之以類國人與之皆與華元不反若華

得歸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氏恐國人怨桓

滅其族是不得右師討蕩澤之罪猶有成

在元必不逐之○成音恤桓氏雖亡桓



子孫必偏不盡而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雖亡魚石乃自往止華請討華元請許之魚石

討乃反華元乃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

蕩氏喜師非桓族故使殺子山子山澤攻而殺

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見經言背其族也

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魚石左師向為人司

寇鱗朱少師向芾大魚府少出舍于睢上

故先出次舍于睢水之上及將出奔華元

使止之華元使人喻止不可不從大夫冬十

月華元自止之華元自往不可不從大夫乃

反華元歸魚府曰今不從元不從華不得入

矣不得復矣右師視速而言疾華元目視疾

也亦速有異志焉將必有志焉若不我納若華元

我今將馳矣今則馳驅登丘而望之乃魚府

高丘而望則馳而果馳驅騁而從之亦騁而

逐之欲與則決睢澐澐壞睢水之澐元澐



音閉門登陴矣閉宋城門登陴守左師石

二司寇向為人二宰向府遂出奔楚大夫

書獨魚石告為十城傳八華元使向戌為左師

石代魚老佐為司馬老佐戴公五樂裔為司

寇代向以靖國人國以安靖宋○晉三郤害

伯宗晉三郤害伯宗至郤賢而殺之以浸譖

侯而殺之晉及藥弗忌亦晉賢大夫伯州犂

奔楚州犂伯宗子韓獻子曰韓郤氏其不

免乎郤氏其不能善人善夫人之有天地之

紀也此天地之而驟絕之地而驟絕天不亡

何待尚何待焉滅亡初伯宗每朝先時伯宗

其妻必戒之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言主

得罪於盜賊而民惡其上言上人非得罪

盜賊每憎嫉之伯宗好為鯁直必及

○每毀惡去聲之子好直言伯宗好為鯁直必及

於難及之直言非有約於禍難而禍難每難

去聲○十一月會吳于鍾離見經始通吳也



吳始與中國接也○許靈公畏逼于鄭許靈公畏其國都為鄭人

所請遷于楚乃請遷都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葉楚地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即○六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鄢陵鄢陵地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楚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于沙隨沙隨地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公

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

鄭尹子周卿也○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莒丘地

冬十月乙亥叔孫

人非使人不以歸音條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國命○十有二月乙丑

季孫行父及晉卻欒盟于扈晉許魯公自至

會無傳伐而以會○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

禮刺三義取諸周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武城共王自楚使

公子成楚大夫以汝陰之田近鄭之水之南求

成于鄭以田行賂鄭叛晉鄭得楚田子駟

從楚子盟于武城楚子在武城故鄭子○

夏四月滕文公卒見經○鄭子罕伐宋滕

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文

公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

此後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洧公六世孫將

鉏樂氏族敗鄭子罕之師退舍於夫渠將

於夫渠既敗鄭師而退舍止不做宋師不鄭

人覆之掩鄭人乘其不備覆而敗諸洧陵洧

宋地鄭敗宋獲將鉏樂懼獲將鉏樂懼獲宋恃勝也

宋恃洧陵之勝而○衛侯伐鄭衛獻公



至于鳴鴈師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故伐鄭

為去○晉侯將伐鄭鄭故伐鄭范文子

曰即士若逞吾願言若逞快諸侯皆叛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

而叛其德若唯鄭叛若惟一晉國之憂

憂可立俟也言其不俟武子曰藥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言不可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必討鄭人乃興師乃起晉藥書將

中軍為元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

代士荀偃佐之偃荀庚韓厥將下軍將舊

下軍不遷郤至佐新軍為新中荀瑩居守荀瑩

佐於是郤犇代趙旃將新軍郤犇如衛

奉命如師遂如齊遂如齊遂如齊皆乞師焉皆乞師于

齊衛藥爰來乞師藥爰來乞師孟獻子曰有

勝矣孟獻子見藥爰奉命戊寅晉師起

而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鄭人聞有晉師使告



于楚鄭使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

奉使也為先歸楚子救鄭楚共王司

馬將中軍子反為令尹將左子重將右尹

子辛將右子辛公壬夫過申楚師過楚

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故曰師

其何如楚師此行何如對曰申叔時反德澤

刑法詳也義宜禮信實戰之器也有者

則可以戰如器德以施惠施恩惠於民刑

以正邪刑法可以正詳以事神則休祥降

之義以建利義以建利則禮以順時人皆

則順時信以守物人皆知信則守民凡國

民生厚而德正刑以正邪故民德歸正厚用

利而事節義以生利故民用自節時順而

物成信以守物故百物皆順上下和睦六

皆備和睦周旋不逆周旋舉動求無不具

下無不備各知其極中無有二各知其故詩

求無不備各知其極中無有二各知其故詩



曰舉周頌立我烝民言先王立莫匪爾極

莫匪中是以神降之福神降之民和而時無

災害天時無水民生敦厯敦厚龐大和同

以聽君和同其心唯莫不盡力以從上命不

盡其忠力以致死以補其闕補其戰死之

關此戰之所由克也蓋用此道今楚楚今我

內棄其民內棄其國之而外絕其好

外絕諸侯之和好是義瀆齊盟瀆亂宋西

盟誓是詳不而食話言消食晉楚無相

足以守物。奸時以動農事方興而奸時

順時以疲民以逞期志不犯楚而勢以正邪

民不知信民不知君進退罪也或進或退

不知人恤所底底至也人各憂卹其其誰

致死其誰肯致死子其勉之勉力為之吾不

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我不得姚句耳

先歸姚句耳與往告急子駟問馬鄭子

先歸於楚至是先歸鄭子子駟問馬鄭子



師之對曰：耳其行速，言甚楚師之過險而

不整，整所過險阻不速，則失志。於速則易失，不

整喪列，列不整則必喪其行，志失既失，列喪

行列，將何以戰？將何恃而楚懼不可用也。

楚救鄭之師，五月晉師濟河，將伐鄭。濟河聞

楚師將至，晉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子文

還師，欲曰：我偽逃楚，言我詐為畏，可以紓

憂。紓，緩也。君臣修省，夫合諸侯以爲盟，主

非吾所能也。非我力之，以遺能者，楚不如遺

後之能者。我若群臣輯睦，言我若能羣，以

事君，後矣。亦已多矣。武子曰：武子藥不可言

可還。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於鄭鄢陵之地，遇

范文子不欲戰。與楚師戰，不欲。郤至曰：新軍

韓之戰，五年十。惠公不振旅，爲素所獲，故

旅而歸。箕之役，在三年。先軫不反命，死於軫

反命，故不。邲之師，在宣十。荀伯不復從，以荀林

奔



走不復從故道皆晉之恥也此三役皆晉國之恥辱也子亦見

先君之事矣言范文子亦見先君成敗之事矣今我辟楚

敢與戰○辟音避又益取也又增益晉國

文子曰即文子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

我先君之數戰也皆秦狄齊楚皆疆西秦

東齊南楚不盡力先君苦不子孫將弱四

孫將微弱不振今三疆服矣今齊從晉盟

是三強敵楚而已與晉為敵唯聖人能外

內無患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自非聖

人才常於中外寧必有內憂外患既平未有

憂在內者盍釋楚何不姑釋以為外懼乎以為

晉君之敵甲午晦六月甲午楚晨壓晉軍

而陳楚以先陳○陳音陣下同軍吏患

之晉之陳為患范勾趨進范士燮子趨

巧曰塞井夷竈軍必擊井結竈以自給

故自塞其井自平陳於軍中楚壓晉軍不

其竈以為戰地陳於軍中可出陳故結



陣於晉而疏行首道迫隱故當陳前決開  
營壘以爲戰道壘以爲戰晉楚唯天所授均力敵唯天  
所以投則何患焉於何患文子執戈逐之其父  
怒其多言曰國之存亡亡之晉國存天也實天  
爲童子何知焉言晉若勝楚是天蹙晉於  
以安存豈知此意子藥書曰楚師輕窶窶亦輕也  
窶音挑窶音挑又去聲固壘而待之而待其自敵而  
三日必退楚師必退退而擊之楚既退而

必獲勝焉於楚郤至曰楚有六間言楚

不可失也此不可失其二卿相惡

鄭陳而不整鄭師從楚雖成

陳不違

陳不違

陳不違

陳不違

陳不違

陳不違



心莫有戰鬪之舊不必良王卒以舊必非精兵以犯

天忌陳不違時之忌我必克之我必勝楚楚

子登巢車巢車上為擗者以望晉軍車兵

高如巢車可以望敵故子重使大宰伯州犂

待子王後州犂伯子重使州犂待於楚共

王之後王曰州犂聘而左右何也言晉

或右何也或左曰州犂召軍吏也軍吏散居

召之走以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也曰

合謀也州犂言此合張幕矣王又問晉軍

曰虔卜於先君也伯州犂言此敬卜軍徹

幕矣王又問晉軍已曰將發命也此州犂言

於三軍也甚囂且塵上矣王又問晉軍甚

也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州犂言此將

為行陣也皆乘矣王又問晉軍皆乘左

右執兵而下矣左將帥右車右皆曰聽誓

也州犂言此聽元戰乎王又問晉曰未可



知也

州華言尚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王又將問

帥下車右在乘者

曰戰禱也

州華言此將戰

于鬼神

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公晉侯也伯州犁

以晉侯之側苗賁皇在晉侯之側

苗賁皇子宣

四年奔晉故在晉亦以王卒告

賁皇知楚

卒告晉侯皆曰晉侯在國士在

以伯州犁

楚且厚楚師衆多也且不可當也

不可當敵

與苗賁苗賁皇言於晉侯

苗賁皇進曰楚

之良

言楚之

在其中軍

皆在其王族而已

王族之兵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請分擊楚

二軍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既擊楚左右軍

合而擊楚中必大敗矣

必大敗公益之

其吉凶

史曰吉

並得吉卦其卦遇復

坤上復安

曰南國蹇

此卦者辭也復

推陰故曰南國

射其元

象故曰射其元

射音石

王中厥目

南國勢蹇則為目故曰

註疏本矣作之



王中取目去聲國蹇陽氣南升王傷為諸目

受傷不敗何待楚師不敗公從之其言而

戰有淖於前淖泥也適有泥淖在乃皆左

右相違於淖行相違步殺御晉厲

公步殺御藥鍼為右藥鍼書子為

彭名御楚共王彭名楚大夫為共潘黨為

右為共王石首御鄭成公石首鄭大夫唐

苟為右為鄭伯藥范以其族夾公行藥范

強故交晉厲公陷於淖晉厲公之車藥書

將載晉侯藥書見公車陷淖鍼曰厲

車書退君前臣名故藥鍼國有大任大任

既當大任言書焉得專之又安得專命復且

侵官且載官冒也有貪冒之罪失官

去將而御慢也有怠慢離局遠其部曲茲

也有茲那有三罪焉一舉而不可犯也

犯此乃狄公以出於淖狄舉也藥鍼既言



厲公於泥渚之外。○癸巳潘尫之黨。黨潘

子黃尫與養由基。由基楚善射者蹲甲而射之。蹲

也。聚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二發而徹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札測入以示王。以聚甲夸曰君有二臣

如此。善射如此。之二。何憂於戰。何憂於戰。

王怒。非王聞二子曰大辱國。言其不尚智謀而尚勇力大辱

楚詰朝爾射。詰朝猶明朝戰之。死藝。言汝

自多必當也。呂錡夢射月。大呂錡即魏錡。晉中

之。月中退入於泥。而夢身退。占之。其夢曰姬

姓。言周世姬日也。尊日之異姓。異姓為甲。月也。

射也。必楚王也。楚異姓。故知射而中之。

矣。亦必死。及戰。及鄢陵。射共王中目。呂錡

楚其目。王召養由基。共王怒。乃與之兩矢。

王與由使射呂錡。使由基以兩中項伏。發

基兩矢。使射呂錡。使由基以兩中項伏。發

衣而。死。○項尹。講反。發音。切。以一矢復



命一發一中故以卻至三遇楚子之卒

晉新軍佐凡三見楚子共王見楚必下車致

恭免胄而趨風疾如風皆致恭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楚共王使工尹襄遺卻至

其意曰方事之殷也言方戰事有韎韐

之跗注韎赤色韋熟皮也蓋赤色之韋也

音昧跗音賈又君子也言著此服也識見不

穀而趨王而疾如趨風無乃傷乎傷也

此皆問勞卻至見客客工尹襄免胄承命

至從寡君之戎事從晉君兵以君之靈

君靈之間蒙甲胄近蒙被甲胄不敢拜命

者不敢拜介甲也故敢告不寧君命

之辱賜命之故為事之故言君辱命來問

不得答敢肅使者肅以手至地若今揖

為去聲敢肅使者也敢肅楚之使者

使去聲三肅使者而退而退三肅盡使

下使同



晉韓厥從鄭伯韓厥下軍帥其御杜溷羅

曰韓厥之御平聲又上謂速從之言速逐之其御

屢顧鄭伯之御不在馬御馬不在可及也言逐

之可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鞏戰

齊侯故言不可乃止乃止不卻至從鄭伯

卻至以新軍其右第翰胡曰卻至之車右

曰翰音韓謀輅之欲遣謀以輕兵車迎輅

音余從之乘我自後登鄭伯而停以下而停以下執鄭

伯以下車蓋亦止亦止不石首曰鄭成衛懿公唯

有刑罰亦止不石首曰鄭成衛懿公唯

不去其旗言昔衛懿公與狄戰敗惟不是

以敗於焚焚戰在乃內旌於破中石首

鄭伯之旗河載於弓衣唐荀謂石首唐荀

公車石首謂曰子在公側言石首為御在君

敗者壹大敗者壹大謂我不如子然我為

石首為子以君免石首為御當君我請止

御不同為子以君免石首為御當君我請止



唐苟自請乃死唐苟乃力楚師薄於險

止迫於叔山舟謂養由基謂養由基人曰雖

君有命言雖楚王有為國故為楚國子必

射子必乃射言乃射養由基從其再發凡再盡

殪殪死也言所射發叔山舟搏人以投叔山

以搏中車折載中車折而折

晉師乃止皆有過人之能晉人畏之子囚

楚公子夜為郤至見藥鍼見子重之旌晉

鍼見楚令尹請曰厲公曰楚人謂夫旌楚言

人謂夫旌子重之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

重也彼其子日臣之使於楚也日者臣

而在楚使子重問晉國之勇楚子重問

何如臣對曰重對子好以眾整言晉國好

去聲下同好日又何如更何如問臣對曰

好以暇中好以對雖急處之今兩國治戎晉

治楚二國以行人不使不使行人使于楚不



可謂整

不可謂

齊如謂

之臨事而食言

臨事而消食其好整

言不可謂暇

不可謂

之謂

迫請攝飲焉

攝持也

請使人

持也

持飲往飲之

言重

公許之

厲公許

飲之請

藥

使行

入執盥承飲

執盥承飲

乃使

晉行人

入造于子

造于子

造于子

重往詣子

曰寡君之使

使行

君之使

致辭

曰使

使

鍼御持矛

故云使

擊刺持矛

其戒也

是以

是以

是以

不得犒從者

犒子重

之從

行親

使其攝飲

使其攝飲

使其攝飲

使其攝飲

子重曰

夫子相與

吾言於楚

吾言於楚

吾言於楚

吾言於楚

子重識其意

乃曰

藥

鍼必是故也

必是故也

必是故也

必是故也

也不亦識乎

於禮亦識

受而飲之

受而飲之

而驥之免

而驥之免

而驥之免

使者而復鼓

復鳴也

既脫使

者而旦而戰

者而旦而戰

者而旦而戰

者而旦而戰

而交戰見星未已

戰猶未已

子反命

軍吏

子反命

子反命

子反命

命戒將中軍

故發

察夷傷

察夷傷

察夷傷

察夷傷

察夷傷

補卒乘者

卒乘者

乘之死亡

繕甲兵

繕甲兵

繕甲兵

繕甲兵

甲冑兵器

展車馬

展車馬

雞鳴而食

雞鳴而食

雞鳴而食

雞鳴而食

鳴而食

唯命是聽

復欲

晉人患之

晉人患之

晉人患之

晉人患之



之患苗賁皇徇苗賁皇乃徇曰蒐乘輓輓乘輓補

卒士補益秣馬秣音末利兵利音利脩陳脩音修

陳音陣固列堅固蓐食蓐音蓐申禱申音申

明日復戰與楚戰乃逸楚囚乃使楚囚逸

聞之楚共王召子反謀謀子反穀陽

堅獻飲於子反飲於子反子反醉子反醉

而醉而不能見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乃共王曰此天敗楚國也余不可以待

我不可以乃宵遁共王乃乘夜晉入楚軍

晉入楚三日穀楚師夜遁棄其糧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范文子立於晉曰君幼

進諫曰晉諸臣不佞佞音佞才也言何以及此

君幼弱君幼弱君其戒之君其謹戒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言天之眷有德之謂此命

德也楚師還及瑕楚師歸及王使謂子反

謂共王使人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謂先

謂司馬子反



子王敗于城濮時君不在其時楚成王子無以為

過言今共王自在軍中不穀之罪也引

自責云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誓首子反對王使再

地曰君賜臣死臣以君賜死且不朽死而感

王之思終臣之卒實奔時子反為中軍帥

臣之罪也此乃臣罪也子重使謂子反令尹子

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言初時子王而亦聞

之矣子而汝也言汝亦聞盍圖之其不圖謀

殺也傳終楚對曰子反雖微先大夫有之雖

無先大夫子大夫命側大夫謂子重也

義責側敢不義言已敢不側亡君師亡師有

之敢忘其死不敢自王使止之共王使人

無自弗及而卒使者未至而戰之日戰于

之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齊

衛侯出于衛衛獻公亦以是公出于壞壞

壞壞魯色齊衛皆後非獨魯以是日方出

壞壞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壞如字又



音壞音頤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即僑如私通欲

去季孟孟僑如欲去季文子而取其室而取

之將行成公會將去穆姜送公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而使成公逐公以晉難告成公

穆姜師之難告曰請反而聽命且言請反

命姜怒穆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公子偃

於前指之穆姜指曰女不可言汝不以爲

是皆君也是二子皆可爲君公待於壞隤

成公恐懼乃待申宮申重徹備守備設守

設置留守而後行而後去是以後是以

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此即上文秋會

于沙隨晉厲公合諸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

伯使告卻隼僑如使人曰魯侯待于壞隤

言魯成公會晉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

從卻隼將新軍爲新且爲公族大夫且爲晉

夫以主東諸侯以主東方取貨於宣伯



伯郤犇受宣而訴公子于晉侯伯郤犇受宣而訴公子于晉侯緩急之異此而訴

蓋于晉侯也蓋于晉侯也晉侯不見公晉侯不見公之新故不見我公

○曹人請于晉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

公即世公即世在十年國人曰在十年國人曰若之何若之何將如

憂猶未弭憂猶未弭將死子臧所謂憂猶未息而

討我寡君討我寡君而晉又討執曹伯歸以亡曹國

社稷之鎮公子社稷之鎮公子十五年進奔宋是大派曹

也也滅曹國也言是大派先君無乃有罪乎言

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若今君則君列諸

會矣會矣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已與之盟

畢乃執之故曹君唯不遺德刑畢乃執之故曹君唯不遺德刑晉君唯不

失其刑以伯諸侯失其刑以伯諸侯以為諸侯方伯豈獨遺諸

敝邑敝邑言豈獨以執曹伯之敢私布之敢私

執事為曹伯歸執事為曹伯歸○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

侯伐鄭侯伐鄭註見經將行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姜即穆姜又命成姜即穆姜又命成公公又申守而行公公又申守而行又申

逐季孟如壞墮時逐季孟如壞墮時成公又申守而行又申



宮設守諸侯之師次于鄭西諸侯伐鄭之師皆次舍于

而西我師次于督揚揚鄭東地于督不敢過

鄭不畏鄭過強故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

晉師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

聲伯為食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伯晉凡逆四日不食以

待食使者使者豹之介及晉逆既至聲伯

聲而後食而後聲伯自諸侯遷于制田

制田在熒陽東諸侯知武子佐下軍知武

知以諸侯之師侵陳之師以諸侯至于鳴鹿

鳴鹿遂侵蔡侯以諸侯未反之師未反諸

侯遷于潁上于潁水之師遷戊午鄭子罕宵

軍之攻諸侯之軍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

故言曹人復請于晉故此文已致請于晉

晉侯謂子臧反晉厲公以曹人重子吾歸

而君歸而汝曹君子臧反宋子臧自曹伯歸晉



乃傲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致子臧盡

邑與卿之不出仕守○宣伯使告卻犇使僑人如告

晉卻犇曰魯之有季孟言魯國之有季孟氏猶晉之

有藥范也亦如晉國之有藥氏范氏也政令於是乎成

言魯國政令成於季孟今其謀曰今季孟

曰晉政多門言出於多門不可從也不可從也

從其寧事齊楚寧與楚有亡而已而巳

蔑從晉矣復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晉若

志於魯國請止行父而殺之請晉人執季孫我

斃蔑也故僑如自欲殺而斃之而事晉而

晉蔑有二矣無有二魯不貳攜貳小國必

睦小國諸侯不然行父若不殺歸必叛矣歸必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之用僑如公

還成公歸待于鄆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

季孫于晉孫公使聲伯請季卻犇曰苟去仲

孫蔑言魯國苟去孟而止季孫行父而執



子吾與子國魯國與親於公室言親魯甚於

對曰聲伯僑如之情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聞之矣與若去蔑與行父若去仲孫蔑是

大棄魯國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而為有罪也

若猶不棄絕魯國而惠徼周公之福而加

先君周公使寡君得事晉君使魯君得則

夫二人者則夫孟孫季魯國社稷之臣也

二子存亡魯國社稷之臣若朝亡之若魯

亡此魯必夕亡魯必是夕隨之以魯之密

邇仇讎以魯國密邇於亡而為讎言魯國

楚則還治之何及亦何所及郤欒曰吾為

子請邑聲伯欒喜聲伯之言故欲為對曰嬰

齊魯之常隸也嬰齊聲伯名自言敢介大

國敢因介於以求厚焉以自求承寡君之

命以請承奉也言奉魯君若得所請若得

而免季吾子之賜多矣已亦已多矣又何

孫以歸



求他何又范文子謂藥武子藥書曰季孫

於魯言季孫在魯相二君矣相宣公成公二

妾不衣帛內無衣帛之聲馬不食粟外無食

可不謂忠乎謂其恭儉如此可不信讒慝謂

僑如而棄忠良謂執季之賢若諸侯何言必為

也所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聲伯不受

也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若虛

無二圖其身不忘其君先君而後身若虛

其請行若不從其請是棄善人也是棄絕

謂請也善人子其圖之吾子其乃許魯平

言乃許魯為平赦季孫行父冬十月出

叔孫僑如時成公未歸使國而盟之大夫

共盟以僑如奔齊奔齊十二月季孫

及郤犢盟于扈晉赦季孫行父歸季孫刺

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穆姜所指召叔孫豹

于齊而立之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



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

年豹始見傳書於此者因言其終不絕叔

後孫氏○齊聲孟子通僑如之聲孟子齊靈公

通於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位於二國高使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僑如自以在魯

不可在齊再以淫奔衛僑如乃去亦間於

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位○晉侯使卻至獻

楚捷于周之捷于周勝楚與單襄公語與周

諸大夫單子即單襄公語周曰温季其亡

乎温季即卻至食邑於温季其位於七人

之下設云佐新軍位在下而求掩其上已

掩其上也怨之所聚是怨所聚亂之本也

此召禍亂多怨而階亂積怨既多是何以

在位河言必以在其夏書曰舉夏書五怨豈

在明言民怨豈在時不見是圖時不見細微之

未見而將慎其細也將自慎其細微今而明

圖度之將慎其細也將自慎其細微今而明



之於今是郤至顯稱已其可乎年晉教三郤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十



卷之二